恩福
BLESSINGS

信仰在文化落實 文化藉信仰更新
Christian Faith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V.26 N.4 總 101 2026/11



在神的榮光中更新改變：倡導「表觀遺傳神學」與「祭壇神學」的潘榮隆 P.2
Renewed and Transformed in the Glory of God: Rong-Long Pan, Proponent of "Epigenetic Theology" and "Altar Theology"

從可信到可羨：文化護教的本質與使命 P.23
From Credibility to Desirability: The Nature and Mission of Cultural Apologetics

我仍要仰望祢的聖殿：金明日牧師談獄中經歷與中國教會的前路 P.27
"I Will Still Look Toward Your Holy Temple": Pastor Ezra Jin on His Imprisonment and the Future of the Chinese Church

當「我們」不再理所當然：從吉隆坡、古晉到馬尼拉的觀察 P.30
When "We" Can No Longer Be Taken for Granted: Reflections from Kuala Lumpur, Kuching, and Manila



恩福

2026年11月 第二十六卷第四期 總101
出版者：恩福文化宣教使團

ISSN# 1543-0936

會長／主編　陳宗清
執行編輯　程　嫣
特約編輯　劉良淑
校對　李晏戎
英文編輯　李晏戎
行政　陳薇如
封面設計　蕭秀慧
插圖　程志堅

本刊有作者署名之文章，文責作者自負，立場不代表本刊。本刊保留文章版權，歡迎轉載，請先來信通知。

恩福網站: theblessingsfoundation.org
雜誌網頁: theblessingsfoundation.org/magazines
E-mail: enfu1994@gmail.com
Tel.: (949) 556-3033

Blessings

Vol. 26, No. 4, November 2026
Published quarterly by Blessings Cultural Mission Fellowship

President/Chief Editor: Grant Chen
Executive Editor: Yan Cheng
Contributing Editor: Liang-Shwu Chen
Proofreading: Andrea Lee
English Editing: Andrea Lee
Administrator: Abby Chen
Cover Designer: Hsiu-Hui Hsiao
Illustration: Zhijian Cheng

本刊自由索閱，建議奉獻：$24 (一年四期)
索閱單，請影印本期第36頁
奉獻支票抬頭請寫：BCMF

P. O. Box 18410
Irvine, CA 92623-8410, U.S.A.
Zelle奉獻: enfu1994@gmail.com
網上奉獻: 使用恩福網站，或掃描二維碼

本刊紙版只在美國與台灣發行。

恩福文化宣教使團 BCMF

異象 福音轉化中華魂　真道重建世界觀

信仰 本使團篤信聖經為真神啟示，原稿毫無錯誤，是信仰與生活最高的準則，並接受早期教會信經以及當前福音派的信仰告白。

董事 朱漢同、徐志秋、陳愛光、蕭康、陳宗清、陳永昌、陳惠琬、劉哲沛、郭英調、許基康

終身志工 駱傑雄、蘇文峰

Our Vision: The Gospel Transforming the Chinese Soul; the Bible Reconstructing the Chinese Worldview.

Our Confession: We accept the Bible as the inerrant revelation of God, guiding faith and living. We also accept the creeds of the early church and the evangelical confessions.

目錄 Contents

人物專訪 Exclusive Interview

在神的榮光中更新改變：倡導「表觀遺傳神學」與「祭壇神學」的潘榮隆 2
Renewed and Transformed in the Glory of God:
Rong-Long Pan, Proponent of "Epigenetic Theology" and "Altar Theology" 編輯室

人物故事 Life Stories

職場典範：緬懷香港電子工業之父胡孝清 7
A Model of Faith in the Workplace:
Remembering Peter H. T. Woo, "Father of Hong Kong's Electronics Industry" 潘榮隆

新視野 New Perspectives

沒有肉身的「我」還是「我」嗎？——後現代視域下賽博永生與基督復活的比較研究 10
Am I Still "Me" Without a Body?—A Comparative Study of Cybernetic Immortality
and Christian Resurrection from a Postmodern Perspective 蔡伊寧

「聯合而效法的救贖模型」：十字架治癒人心的方式（2之2） 14
A Unitive-Transformative Model of Atonement:
The Healing of the Human Heart through the Cross (2/2) 戴永富

天堂、復活與盼望：賴特和改革宗傳統在中國家庭教會講道中的批判性對話 18
Heaven, Resurrection, and Hope: A Critical Dialogue between N. T. Wright
and the Reformed Tradition in Chinese House-Church Preaching 約書亞

從可信到可羨：文化護教的本質與使命 23
From Credibility to Desirability: The Nature and Mission of Cultural Apologetics 王唯權

報導與見證 Events & Testimony

我仍要仰望祢的聖殿：金明日牧師談獄中經歷與中國教會的前路 27
"I Will Still Look Toward Your Holy Temple":
Pastor Ezra Jin on His Imprisonment and the Future of the Chinese Church 編輯室

當「我們」不再理所當然：從吉隆坡、古晉到馬尼拉的觀察 30
When "We" Can No Longer Be Taken for Granted:
Reflections from Kuala Lumpur, Kuching, and Manila 李晏戎

祂必成全這工 33
He Will Complete the Work He Has Begun 李知微

生命裂縫透出光 封底
Light Through the Cracks of Life 程嫣兒

回應與互動 Reflection & Interaction

在時代潮流中持守信仰 36
Holding Fast to the Faith Amid Changing Times 李宗武

在神的榮光中更新改變：

倡導「表觀遺傳神學」與「祭壇神學」的潘榮隆

編輯室

摘要：潘榮隆教授兼具科學研究、神學裝備與教會事奉經歷。本文是2026年5月28日，本刊在新竹對他的訪談，從他信主受洗及疾病中的信仰經歷談起，延伸至返台任教、學術研究、婚姻與教會事奉，並探討他如何在科學研究與職場中實踐信仰，與神同行。訪談亦聚焦於科學與信仰的整合，以及科學釋經學、神經神學、表觀遺傳神學與祭壇神學等議題，呈現他在學術探索與信仰實踐上的歷程與思考。

Abstract: Professor Rong-Long Pan's life and career span scientific research, theological training, and church ministry. Drawing on an interview conducted in Hsinchu on May 28, 2026, this article traces his journey from conversion and baptism, including formative experiences of faith during serious illness, to his return to Taiwan, academic career, marriage, and church ministry. It explores how he has sought to live out his faith and walk with God in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the workplace. The interview also examines the integration of science and faith, with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scientific hermeneutics, neurotheology, epigenetic theology, and altar theology, offering insight into his intellectual journey and spiritual life.

問一：請您略述自己是如何接觸信仰，在接受耶穌為救主的過程中有無出於理性或文化的掙扎？

小時候我住在台北士林區的夜市小巷，家裡有拜拜的背景。我家附近有間拿撒勒人會的小教堂，有一對美國來的宣教士在那裡，師母梅瑞義很會作沙拉三明治，她常招呼小朋友來吃。當時我十歲左右，頗喜歡教堂裡的人和氛圍，所以也常去，但心中總覺得那是外國人的宗教。兩年後他們搬到士林靈泉堂。

初中時，在華神就讀的蘇文隆來靈泉堂實習，帶領好些初中生，後來其中不少人考上台大、師大。我雖常去教會，卻一直沒有信主，最大的攔阻是心中根深蒂固的中華文化。直到出國留學，在俄亥俄州哥倫布市讀博士時，才在由學校的團契所成立的哥倫布華人基督教會受洗歸主。我寫信告訴梅教士時，她非常感動，說我是她在台灣結的最後一個果子。

問二：你受洗後，突然生了不明原因的大病，在痛苦中不斷禱告，兩週後不藥而癒。1988年你又得了鼻咽癌，醫生說生命只剩三年，但你卻靠信心健康地活下來。這些經歷對你的信仰有何影響？

我到美國，先在底特律讀碩士，後來轉到俄亥俄州州立大學（OSU）讀博士，該校的植物學領域在全美名列第五。著名的佈道家宋尚節博士曾在這裡讀化學系，我受洗後讀他的傳記，看到他為了福音放下學術前途，回中國傳

潘榮隆教授/牧師小檔案

潘榮隆教授（1951–）是台灣清華大學生命科學院前院長（2006–2011）、現今的講座教授（2005迄今）。他1973年畢業於台大森林系，1982年在美國俄亥俄州州立大學獲得生物化學博士，1983年回到台灣任教。起先在清華大學的輻射生物研究所，從副教授作到所長（1983–1993），後轉到生命科學系，前後在該系兩個研究所擔任所長（1993–2023）。他屢次獲得國家科學發展委員會等單位研究的獎項。2012年帶領團隊將論文發表於國際頂尖學術期刊*Nature*，轟動一時。

在信仰方面，潘教授於1982年在美國信主受洗。回到台灣後，一方面在學術上發展，一方面認真追求信仰。1983年他和「青年聖經講座」(物理系同事陳希曾教授主持)同工劉玉霞女士結婚。1990年公餘在信義會神學院研讀神學，取得聖經碩士和道學碩士（1993、1995），又專程前往美國乃役（Nyack）宣道會神學院，請滕近輝牧師傳授釋經學。1996年，潘劉玉霞被中華傳道會差至新竹新恩堂事奉，2002年被按牧並擔任主任牧師；潘教授同時亦被按牧。

新恩堂在1997年經歷重大更新，在教會增長、植堂、宣教和社會關懷上都有美好發展；潘教授在南寮漁港的孩子課輔與社區營造投入不少心力。劉玉霞牧師近年推動「全國禱告網絡」，親任總幹事。潘牧師為多個基督教刊物撰寫信仰與科學的專欄，成為這方面講座的熱門講員。

道，很感動，有了回台灣服事的心願。

有一天，我莫名其妙地昏倒，眼前一片漆黑。醫院找不出理由。我彷彿看到了地獄的門。當時我只能迫切禱告；教會許多弟兄姊妹也為我禱告，兩週之後我竟然不藥而癒。這是我對神的大能第一次親身的體驗。

1988年我和妻子已經在新恩堂參與事奉。我發現得了鼻咽癌第三期，甚是嚴重。那時新恩堂所屬的中華傳道會，在香港有間安柱中學（英校），樓校長（妻子為台灣南投人）在朝會時請基督徒學生留下，特別為我禱告，當天有三千多孩子願意為我守望禱告。我在台大醫院治療，鼻咽癌開刀之前需要先拔牙，我去拔牙時，醫生卻發現我的病灶不見了，於是只是取樣查看；經檢查，證實全都好了。後來一連七個月，每月複檢，都沒問題；五年後亦未復發。我這次得醫治純粹是神蹟，讓我更相信神的能力，也看到祂聆聽孩子們的禱告。



我的老大兩個月大時，尿道感染，醫生注射顯影劑時出現問題，每個月腹部都要打針看有沒有細菌。老二女兒出生時，心臟瓣膜不全。我和妻子開始操練按照聖經原則的醫治釋放。後來兩個孩子都健康成長，現都成為神的僕人。

問三：1982年你得到博士學位後，在康乃爾大學有很好的工作，為何選擇回台灣？

我決定在美國作博士後研究，然後回台灣。我去到康乃爾大學，追隨Andre T. Jagendorf（猶裔美教授）。他曾以實驗證實Peter Mitchell一項很出名的理論，即

「生命裡包含有非物質的主導能量」；這項實驗使Mitchell榮獲1978年諾貝爾化學獎，並成為二十世紀生物化學領域最出色的實驗之一。

回台灣之後，清華大學原本要成立「生物系」，但我和同仁提出應以「生命科學系」為名，因為我們所研究的對象不僅是物質而已，還須關注非物質性的「存在」（Being）。沒想到後來其他大學也紛紛效仿，蔚為華人學術界的風潮。

在康乃爾大學時，我常去貝聿銘設計的東方館（John's Tower），在那裡讀到胡適的日記，他說到《聖經》中「莊稼白了」的故事，讓他落淚而返國推動「五四運動」，使我回國的意願更強烈。當時我去的教會，有位著名的華人經濟學家蔣碩傑也常去崇拜，坐在我旁邊；他恪守十一奉獻，是很好的榜樣。他曾受到李國鼎重用，對台灣的經濟發展有重大貢獻，他也激勵了我回台的心志。

問四：您到清華時，發現實驗室空空蕩蕩，與美國的先進設備相比，猶如從天堂墜入地獄，而您憑信心把它獻給神。您起初經過32次計劃的挫敗，但經歷神「靈光乍現（serendipity）」的幫助，至終成就非凡。您在帶領實驗室時，每週四早上有敬拜禱告，每週一中午有查經班。在學術的這條路上，您是如何與神同行的？

我前後在清華共39年。我們家每天早晨預備早餐，有八、九位學生來一起查經。有段時間，清華大學對信仰極不友善，校方看到宿舍有查經班，甚至會把參加的學生記過。後來學校政策改變，向宗教開放，而各種宗教紛紛湧入，要來搶這些未來的科技新貴。

我在清華，和當時校園團契的新竹同工王裕一配搭服事，前後七年，清華團契非常活躍。那時還有清華研究所畢業的陳希曾在物理系任客座教學，來帶領查經，開辦講座，拓寬學生的視野。我們也請華神林道亮院長來教釋經學；園區有三百多人來參加，可說是學歷最高的聚會，影響深遠。

問五：您1983年與劉玉霞女士很快決定結婚，多年來夫妻同心，成為佳話。可否簡述您們婚姻中神的恩典？

我妻子從小就在左營的莒光新村教會成長。後來她曾去門訓中心就讀。我到清華工作時，因陳希曾的講座我們相識。婚後，她在家帶孩子時，一直沒有停止校園與教會事奉，我也支持她。

有一次我在基督之家講道，結束後聖靈提醒我，我過於強調行為，不夠講恩典和因信稱義，沒有把握信仰的真義；我應該去神學院進修。於是我就到信義會神學院去學習。當時我在清華任所長，太太也和我同去進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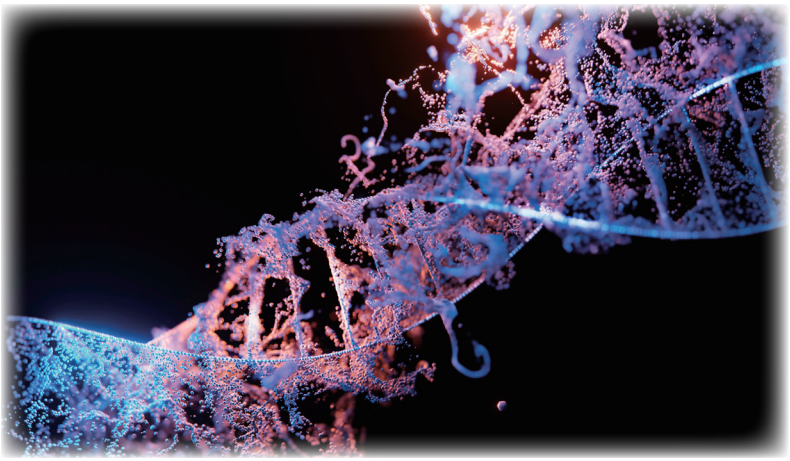


潘榮隆全家福

信義會神學院那時只有大學部，沒有道學碩士。我們從大三唸起，讀了兩年後，學校成立碩士項目，有幾位同學來讀。我妻子成了培訓師資，畢業後在學校教釋經學、新約概論。我共讀了六年，成為第三屆畢業生。

畢業之前，我寫信給在紐約乃役神學院的滕近輝牧師，想跟他學釋經學。當時我正好要到耶魯大學去作客座研究員。我們學完之後，正逢1995閏八月台海危

機，我心中很清楚神的呼召，必須回台灣，不能留在美國。滕牧師為我們按手禱告，流著淚差派我們，知道這不是容易的決定。當時清華大學的宿舍區只有兩家沒有美國籍，一位是在台灣取得博士的老師，另一位就是退掉綠卡的我。



60年前，中華傳道會從香港來台灣傳教，在新竹成立了新恩堂。在屬靈方面，新恩堂承繼了不少神僕人的資產。我們回台灣，下飛機不久就投入了新恩堂。我妻子承擔教會的事奉更多，我主要是在作學生工作。2006年，阿蘇薩（Azusa）大復興百年紀念時，新恩堂派了三個人去參加，想要傳承神大能的作為。後來我們便開始推展醫治釋放的服事，十分蒙福。

有段時間我去幫助湖口浸信會講道，教會常來的只有祖孫二人。二年之久，我用心準備講章，認為即使只有兩個會友，他們也配聽最棒的道。後來那些流淚預備的信息，竟幫助了許多人。

問六：在學術研究上，你專精的領域有八方面，包括奈米生物、生物物理化學、結構生物學、植物分子生物、生物倫理學等。2012年你帶領團隊在著名的*Nature*科學雜誌上發表研究成果，為何這件事轟動一時？

當年我率領清華團隊，能在世界一流的科學雜誌*Nature*上發表研究所得，這件事的成就，有神明顯的看顧、保守與恩典，堪稱是神蹟。

一般科學研究者，都是先發現物理意義（現象），再尋出其哲學意義，至終歸結到神學意義。神給我的感動是逆向思考：先尋問神學意義（天問），再追問其哲學意義，然後進行物理意義的探討（科學研究）。我在台大唸書時，依據聖經創世記一4節：「神看光是好的」，便追問光與生物的相關性。我直接寫信給當年的光合作用大師伊澤．清吉（Seikichi Izawa），他提供獎學金，讓我得以出國。兩年碩士期間，我發表了4篇重要研究成果。後來我轉到OSU，四年內發表的研究報告，一篇登在*Nature*，還有10篇登在其他期刊。

回國後，我提出一個神學問題：在生物能量使用上，神是如何有效運用的（Is God Economical）？祂如何將生物廢物轉化為有用的黃金（transforming trash into treasure）？於是我以生化反應中常見的廢物焦磷酸（Pyrophosphate）為對象，在植物中找到質子傳輸——焦磷酸酶（H+-Pyrophosphatase），再以台灣同步輻射產生的X-光源做該蛋白質的結構分析。

我以台灣本土植物為對象，且不和國際合作，只用清華師生。一直以來，台灣發表在世界頂尖雜誌的研究常是與國外單位合作，而我如此刻意作，目的在證明神也愛華人，並要建立台灣人的自信心。我經常為這計劃守望禱告，經過近30年的努力，終於完成而榮登*Nature*雜誌。這在台灣的生化界是創舉，至今少有人做到。在這期間，我們遭遇到許多瓶頸與困難，都因著信心，看到神的奇妙恩典而化解。

我從前一位老師特地告訴我，我們提出的蛋白模式已進入專業教科書。有關生物能量轉化蛋白質的探討，已至少有過三屆諾貝爾獎。我們的模式是第四類質子傳輸蛋白，原本它的三維結構與機制就很難解，科學界一直懸在那裏。只因台灣的研究環境不足，我們足足用了近20年才完成；能夠有此成就，是神特別的恩寵——而我的實驗室就叫「Pan Lab for Jesus」。

在研究路上，我深深體會保羅所說的：「神為愛祂的人所預備的是眼睛未曾看見，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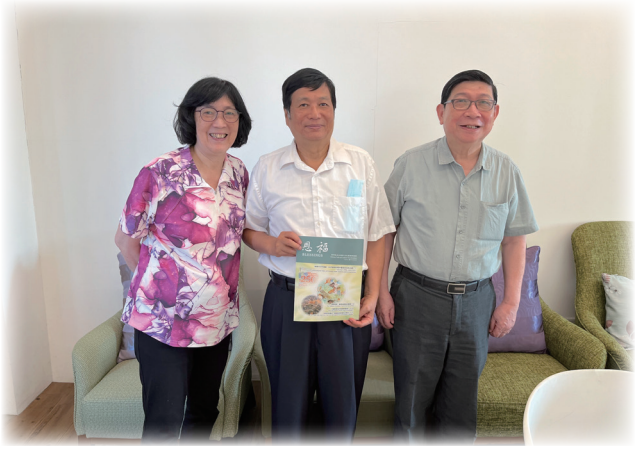
朵未曾聽見，人心也未曾想到的」（林前二9）。只要專心愛耶穌，必定能在職場上帶來「三個未曾」的創新與突破。

問七：你經常撰文說明科學與信仰的關係，非常寶貴。請問你為何如此積極？你主要從哪些角度切入？

早期我的服事主要在清華校園與偏鄉的新恩堂教會，並常在福音報紙寫隨筆。有一日，突然接到《宇宙光》雜誌的張曉風姐來電邀稿。我寫了一篇投出後，不知哪來的衝動，居然停不下來，幾年內連續寫了50篇，每篇近4千字。《宇宙光》僅登了40篇，都和科學與信仰相關。前10篇是創世記一章1至3節的科學釋經學。這些文章都是聖靈在早上4點鐘時叫我起來，給我的感動。那期間，聖靈操練我如何做「三個未曾」的創新性科學釋經學。

後來，《基督教今日報》的總編輯陳長成牧師來訪，邀請我在該報寫專欄《因約眺望》，鎖定科學與信仰，這是教會界較少有的專欄。

我一向關心台灣與普世華人教會的屬靈復興。過往台灣教會的主流神學都是從國外進口的舶來品，但從教會復興史來看，所有屬靈復興一定要有來自本土的神學基礎。我便如保羅求問神：「主啊，我當做甚麼？」（徒二十二10）有個很清楚的感動，要我從自己熟悉的環境開始。



陳宗清牧師夫婦與潘榮隆（中）合影。

在清華大學，我從事逆境生理學研究，創立系統神經科學所；表觀遺傳學、神經科學是我的專業。而在神學院，我主修釋經學。於是我嘗試在台灣發展神經神學（Neurotheology）、表觀遺傳神學（Epigenetics theology）、轉譯神學（Translational theology）等科學釋經學（Scientific Hermeneutics）。求神保守我愛祂的心，帶領我可以發展「三個未曾」的創新釋經性文字事工。

問八：最近你在講座與信息中，常強調敬虔生活對頭腦的健康有實質幫助，又提出表觀遺傳神學和祭壇神學，可否在此作些說明？

我深信，身為基督徒，職場必須與聖經互相呼應。在新冠肺炎流行之前，「表觀遺傳學」已經開始盛行，這個學科研究在不改變DNA序列的前提下，基因的表達（開關狀態）如何發生可遺傳的變化，包括飲食、壓力、生活習慣，以及外界環境對人的影響。我便思想，這類腦科學、表觀遺傳學可否來解釋聖經的一些記載？是否可如一些天文學家用現代天文學來解釋創世記？

神經神學探究禱告如何影響頭腦的變化。聖經有許多身體、心靈得醫治的記載，而今天的表觀遺傳學已經證實，環境的改變會導致行為、生命的改變。神起初在創造時，便藉環境來影響人：神的靈、生物、蛇等，都是環境；未來的新天新地也是環境。可以說，聖經從開始到末了都在講這件事。

聖經要我們愛神。我們應當倡導Make Agape Great Again！（「讓愛再度偉大」，藉用川普的MAGA口號。）我所講的「祭壇神學」，簡言之，是指在敬拜讚美的環境中，我們與神在愛中交流，情感得到安撫與慰藉；在深入思考神的話時，我們會得到正向的啟發與力量。這些都會影響我們的神經、頭腦，以至整個生命。這些物理現象是有哲學與神學依據的。因此，我們在帶領教會時，很注重教導信徒要反覆、深入地讀經，並認真操練敬拜讚美。

我深信，終極真理都在於神，祂已在聖經中把答案啟示給我們。因此，我們要竭力在祂的話語中去尋求祂的心意，然後按著去行，生命就一定能更新變化，活出蒙福的人生。

職場典範：
緬懷香港電子工業之父胡孝清

潘榮隆

摘要：本文追述香港基督徒企業家胡孝清的一生，描寫他從信主、全然奉獻，到建立香港電子事業的歷程；並特別記述他為受迫害的基督徒領袖王明道爭取釋放。文章亦透過他慷慨奉獻、謙卑律己、愛教會與神僕人的事蹟，見證其敬虔生命與屬靈影響。

Abstract: This article remembers Hong Kong Christian entrepreneur Peter H. T. Woo, tracing his journey from conversion and wholehearted dedication to God to his pioneering role in Hong Kong's electronics industry. It also recounts his little-known efforts to secure the release of persecuted Christian leader Wang Mingdao. Through stories of his generosity, humility, personal discipline, and love for the church and its ministers, the article honors a life of Christian devotion and lasting spiritual influence.

我所服事的新恩教會，是香港中華傳道會到台灣來設立的。該教會有位重要柱石，即被譽為「香港電子工業之父」的胡孝清弟兄。他除了熱心建立教會，還曾作了一件鮮為人知的事，與中國著名傳道人王明道先生的獲釋有關。

王明道因不願參加三自愛國運動，兩次以反革命罪名被判入獄。第一次入獄時，他竟因震驚與軟弱，而在監獄中寫悔過書，結果被釋放。出獄後，王明道心中極其痛苦，主動投案，表明不改變立場，以致他們夫婦再度入獄。王明道被判無期徒刑，師母被罰15年牢役。師母滿了刑期，卻拖到4年後才被釋放。王明道原應終身囚禁，但竟在入獄22年後突然被釋放，回到上海長子住所；11年之後才被主接回天家。



我曾在史料中搜索王明道由無期徒刑改為提前釋放的原因，但卻遍尋不著。但因緣際會，我後來得知這件事與胡孝清相關。

全然奉獻與蒙福的事業

胡孝清1924年出生於上海，15歲時信主；曾就讀上海交通大學，主修管理學。大陸變色時，他帶著500美元，自上海逃至香港。逃難期間，他在慌忙中隨口向主許願：若平安抵達自由地區，願意全然奉獻所有，為神使用。

他脫身到香港後，日子相當困頓。是時難民群居香港，對於國內戰事十分關心，常見多人圍聚在一台小小收音機旁，專心聆聽局勢變化。電

子器材彼時剛開始發展，胡孝清憑著興趣，經常為人修理故障的收音機，賺點微薄收入來餬口。



當時避難至香港者眾多，人心惶惶，許多人每晚到教會參加聚會，以求平安與慰藉。有一晚，牧師突然宣佈，教會急需壹百元港幣修繕會堂。胡孝清摸摸口袋，發現正好剩下最後一百元。正當他在掙扎是否奉獻之際，內心有個聲音輕輕問他：「你不是要全然奉獻嗎？」他全身一震，顧不得明日生活需要，便把身上僅存的盡數投入，心才得以平靜。

第二天，他拼命接單工作，到了傍晚，竟奇蹟似地掙得了壹百元港幣。那晚，他帶著歡喜的心再去聚會。沒想到牧師又宣佈，教會急需另一百元，修繕會堂另一角。這回他還是很掙扎，心想：昨天已經奉獻了，今晚難道又要再奉獻？何況他也需要這筆錢啊！在摔跤之際，那個熟悉的聲音又悄悄地問他：「你不是要全然奉獻嗎？」經不起聖靈的催逼，胡孝清只得再將身上所有的全然投入。

第三天，又是一場類似的爭戰。但當他第三度把身上所有的錢投入，剎那間，一個聲音清清楚楚地告訴他：「孩子，你為我的教會全然奉獻；從今天起，我要賜你一種恩賜——『慷慨的恩賜』，你越奉獻，我會越多地賜福你。」

從此，他的收音機修理工作一帆風順。是時，電晶體收音機剛開始萌芽，他把自家客廳轉為組裝新型收音機的小型工廠。1954年，他獲得德國藍寶收音機的香港分銷權。1958年，他向匯豐銀行借貸小額資金，成立了香港第一家電子公司，「香賓電業有限公司」，業績蒸蒸日上，公司信譽超好。

日本索尼（Sony）公司全力發展電晶體收音機，成為世界一方巨擘，為了將產品銷售到英美、歐洲及東南亞前英國殖民地，他們主動找上胡孝清的公司，尋求合作，成立日本海外獨家代工廠。一時間，胡孝清的公司業績一飛衝天，事業越作越大，從香港本地的小小公司一躍而成全球電晶體業最大的組裝公司。

1962年，胡孝清將公司擴大改組，成為極富盛名的香港「環球電子公司」，製造各式電子產品，行銷到全世界。香港的電子業因此大大興旺，帶動經濟，使香港一度成為亞洲四小龍之首。胡孝清的電子公司、工廠遍佈全球，成為大企業家，他因此被譽為「香港電子工業之父」。

提出釋放王明道的請求

胡孝清在教會事務上的財力奉獻也越來越多。他所參與的「中華傳道會」（CNEC，Christian Nationals' Evangelism Commission），是大陸政權更替之前由一些上海基督徒企業家所發起的，為一個宣教團體。該差會在香港廣傳福音，建立許多醫療診所、中小學、神學院，甚至擴及東南亞、非洲地區。中華傳道會也到台灣建立教會，我所牧養的新恩堂就是其中之一。

那段時期，電子業佔香港出口的60%以上。1975年，基於胡孝清對電子業及經濟的巨大貢獻，他獲英女王頒授官佐勳章（OBE，Officer of the Order of the British Empire，是大英帝國對有重要貢獻者的嘉獎），成了香港的傳奇人物，也成為知名的慈善家。胡孝清為香港基督徒企業家建立了典範。

在大陸還未開放之前，胡孝清就以「愛國華僑」身分前進內地，捐助各種慈善事業，協助偏鄉弱勢中小學，投資建立工廠。1978年，鄧小平復出。次年，鄧接待香港最重要的企業界人士，鼓勵他們參與中國的發展；胡孝清為鄧親自接見者之一。鄧應許他們，在國內從事建設，有任何需要，只要提出，政府一定配合。對企業家來說，這承諾真是千載難逢的機會，可以名正言順地獅子大開口，要求圈地建廠、免費基礎設施、減稅等各種優惠。

但，當時胡孝清只是輕輕地說：「我只希望，能把王明道先生給我。」又補足說：「這是海外所有華人基督徒的期望。」胡孝清不要

企業帝國、不要特權、不要世上財富，只要神的僕人得到自由。他因著主的緣故，一心只繫念著被關在監裡的神的忠僕王明道。這個看似卑微的請求，是何等讓人感動啊！隔年（1980年）1月9日，王老先生即被釋放出來。這件事或許正是神藉著這位愛主、愛神僕人的胡孝清弟兄成就的。



這段軼事可能連王明道先生本人都不知道，正史也不會記載；但我知道，主必定紀念。我曾親自問胡伯伯，王明道被釋放是否與他那次請求有關。他只是淡淡地說，鄧小平主席是有召見過他、承諾過他，至於王先生被釋放，則或許是「時間上的巧合」吧，是「主的使者夜間開了監門，領他出來的」（參徒五19）。

謙卑律己、敬神愛人的典範

在我和胡孝清伯伯交往的日子裡，最讓我敬佩的，是他對主僕人的愛心。只要聽到某位傳道人有需要，他經常連夜捧著奉獻，謙卑、敬虔地親自奉上，沒有任何驕氣。有幾次我想請他用餐，正愁不知到哪個飯店為宜，他竟然說「路邊攤就好」，拉著我在一處臨街小攤坐下，點了一碗麵，高興得像個孩子，稀哩呼嚕地吃起來。我心中著實感動——他對教會、牧者出手闊綽，自己卻那麼節儉。

胡孝清不只會經營企業，更懂得並實踐積財寶在天的真理。他一生奉獻無數，卻從不干涉主的事工，從不要人照他的「感動」或企圖心來行。他奉獻出去之後，便默默在背後禱告與守望，讓聖靈透過神僕來完成神的心意，自己從不居功。

那年，我現所牧養的教會，因諸多紛爭，會友陸續離開，剩下不足二十人，稀稀落落；三年間竟換了八位傳道人，教會令人沮喪、嘆息。胡孝清伯伯奉「中華傳道會」之託，來為我們夫婦按立，成為該會駐台的宣教士。新恩堂佔地四百多坪，其實是他獨資捐贈的。當他看到主的教會沒落，心中焦急，卻沒有多說



話，只要我們順著主的心意，去復興祂的工。他的雍容大度、慷慨大方，讓我印象深刻，也感染了我們。新恩堂承繼了「慷慨」的屬靈傳統與恩膏，成了「給予」的教會。這間小小教會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會友都謹守十一奉獻，樂於捐輸。每年教會將十分之一的奉獻資助在以色列的彌賽亞教會，又捐助近百位原住民學生獎學金、二十名偏鄉弱小教會的牧者生活費、保險費等等。

有一年，柯馬太（Mathew Kuruvilla）牧師要到上海去服事，我特別請他務必去見胡孝清伯伯一面，為他的身體禱告。他去時，只見胡伯伯早已坐在輪椅上、微笑著開門迎接。一看到柯牧師，他立刻低頭鞠躬，並雙手奉上一筆大奉獻，說：「辛苦了，我早已在網站上看到您如何為主、為華人的擺上。」他認為，支持牧者要比自己的健康更重要！柯牧師回憶說：「胡官佐是我見過最慈祥、最熱愛主僕的屬靈長者。」

2011年4月4日清明時節，中華傳道會從香港傳來胡孝清以87歲高齡榮返天家的消息。回想起胡孝清伯伯一生愛主、愛教會、愛神僕人的心，以及他對本教會的期望，我心甚是不捨。僅以本文懷念這位對香港、對教會、甚至對中國，默默貢獻的謙謙君子、職場達人。願他為主奉獻的生命，復興職場的弟兄姊妹們，為主奮起，服事主、服事教會、服事這一代華人。

作者註：本文蒙李偉教授（陽明交通大學）、許庭恩醫師（林口長庚醫院）及黃日佳提供意見與校對，特表致謝。

作者為台灣清華大學生命科學院前院長、現今講座教授。

沒有肉身的「我」還是「我」嗎？

後現代視域下賽博永生與基督復活的比較研究

蔡伊寧

摘要：本文比較賽博永生與基督教復活，指出前者透過AI等技術延續人的意識與資訊，後者則藉基督救贖帶來身體復活與新生命。兩者在人論、身體、救贖及永生觀上根本不同，科技能延續生命，卻不能取代神所賜的永生。

Abstract: This article compares cybernetic immortality with Christian resurrection. The former seeks to preserve human consciousness and information through technologies such a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hile the latter promises bodily resurrection and new life through the redemptive work of Christ. The two differ fundamentally in their understandings of the human person, the body, salvation, and eternal life. Technology may extend human life, but it cannot provide the eternal life given by God.

引言

不久之前，一位教育博主名叫張雪峰，因病突然離世，他的離開讓無數網友為他而感到惋惜，可是誰能想到，才過去16天，就有人將他的著作、採訪等信息，復刻出一個名為「張雪峰.skill」的AI，[1] 在網絡上引起軒然大波。只要你輸入一段文字給他，對方就能很快地回覆你，就連語氣、口頭禪都是高度還原，就好像他還活著一樣。

這並不是個例。早在2024年，就有人推出了一項服務：「復活」已故的親人。只要用一張照片，再搭配上一段語音，就可以將已經去世的親人生成一個AI數字人分身，這樣便能實現與已經去世的親人視頻聊天互動。

這些技術的背後，都隱含著一種深層的思想概念：死亡、永生和救贖。賽博永生（cybernetic immortality）不是宗教，但卻有著類似宗教的終極敘事；它不是上帝，卻用另外一種形式來實現「救贖」。在未來，我們極有可能看到這樣一種場景：雖然我的肉體已經死了，但是我的意識還存儲在計算機的「雲端」，它會代替我活著，並且它很堅定認為：它就是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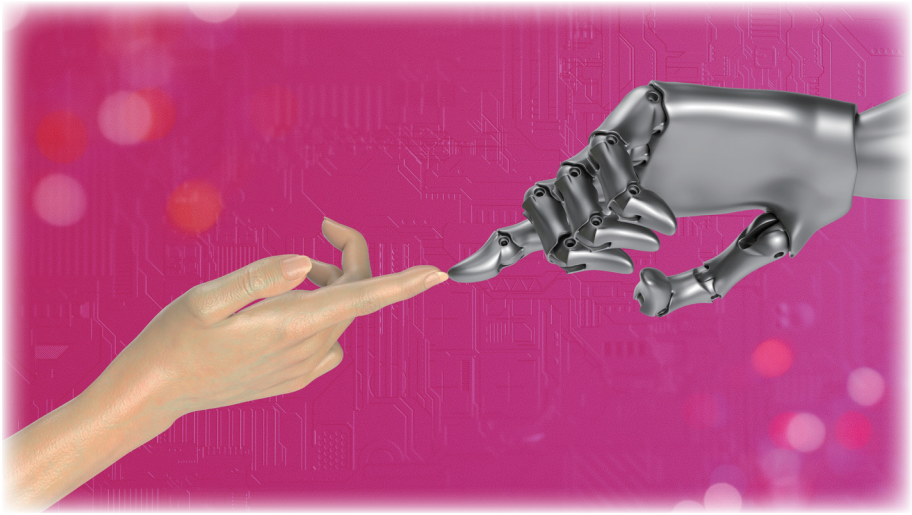
賽博永生和基督復活，代表著兩種截然不同的「永生方案」。前者是依賴技術和算法，延續意識；後者是依賴基督耶穌，使人脫離了死亡的轄制。所以我們就不得不面對一個問題：當我們在談論「永生」的時候，渴望的到底是什麼？是個人的意識和情感得到無限的延續？還是得到不會朽壞、沒有被罪惡污染的新生命？本文試圖將這兩種「永生敘事」置於同一對話平面，展開一次嚴肅的比較研究。本文寫作的目的在於通過對比，客觀呈現兩種敘事的內在邏輯與核心主張，揭示兩者在人類終極意義上的根本差異。

賽博永生的內涵與哲學預設

1、定義與實現路徑

賽博永生，用最簡單的話來說就是：通過技術手段，把一個人的意識從身體裡提取出來，放到電腦或網絡裡繼續「活著」，從而擺脫肉體的死亡。要理解賽博永生，可以嘗試從它的幾種主要的技術設想和實現路徑入手，以下是幾種最常見的類型：

數字人AI：這是最普遍，應用最廣泛的方式。它通過分析某個人的資料信息，包含照片、語音等等，利用AI算法，得以生成出一個數字分身。例如好萊塢演員Val Kilmer在拍攝《深如墳墓》期間不幸喉癌離世，製作方就採用了AI技術，使他在銀幕上「復活」過來；同樣的事情還發生在《速度與激情7》中的保羅身上。



賽博格（cyborg）：又稱電子人，或是半機械人，是控制論（cybernetics）和有機體（organism）兩個詞的結合體，意指所有結合了有機體與電子機器的生物。在2017年，彼得．斯科特．摩根確診漸凍症，醫生宣稱他只有兩年的時間存活，於是他做了一個大膽的嘗試：在徹底的癱瘓到來前，提前用AI技術接管身體的功能，成為「半人半機械」的存在，[2] AI成為他身上的一部分。他的AI系統不僅幫他說話，還模仿他的說話風格，預測他的想法，並加上他獨有的幽默感。

全腦仿真：這是賽博永生的核心概念。它試圖完整複製生物的大腦神經結構，在計算機中構建一個精確的模型。理論上，它可以完整地「運行」人的心智、意識和記憶，即所有的主觀體驗和意識內容。2026年3月7日，美國Eon Systems公司將一隻擁有12.5萬個神經元的果蠅，成功「搬進」了計算機。這個「數字果蠅」在沒有AI模型訓練的情況下，在虛擬環境中「活」了過來，自主表現出覓食、梳毛等接近真實果蠅的複雜行為，[3] 被視為全腦仿真的重要突破。

2、賽博永生的哲學預設

除了上述的技術類型與相關案例，賽博永生還有腦機接口、意識上傳機器人、人體冷凍復甦等多個方向，儘管完整意義上的賽博永生還沒有徹底實現，但其底層哲學預設已經十分清晰，以下分三點逐一說明。

第一，從古典身心二元論演變而來的當代計算主義心智框架。該理論將人的意識與人格視為一套可被完全編碼、復刻、遷移與保存的信息處理程序。人類的碳基生物腦只是偶然的載體，而矽基的數字基底不僅是更加優越的替代方案，甚至可能成為人類通往永生的唯一通路。[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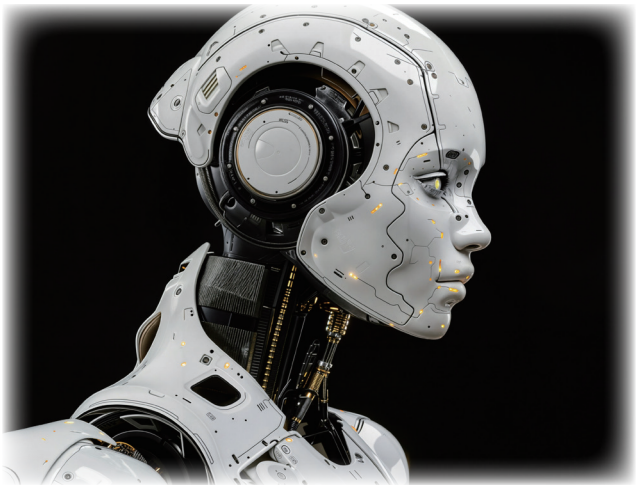
第二，以博斯特羅姆模擬假說（Nick Bostrom's simulation hypothesis）為代表的意識載體獨立性。該觀點指出，意識的生成與存續並不綁定特定物理載體，只要超級計算機能夠精細復刻人腦的運算結構與神經功能，即可支撐完整的人類主觀心智，碳基神經元不再是意識存續的必要條件，[5] 意識可以在脫離生物肉身的數字系統中獨立運行。

第三，賽博體系對死亡概念的徹底重構。在賽博永生的敘事邏輯中，死亡不再是生命的終結，而是生物載體衰敗所導致的可修復性技術bug。只要個體的心智模式、信息結構能夠持續保存與運轉，物理肉身的消亡便不構成主體的真正死亡，使得永生的內涵從傳統的肉體不朽，徹底轉向信息範式的無限延續。

基督教神學信仰思考與核心

基督教所說的永生，並非只是指人一直活著、永不死亡。其完整的內涵是：蒙揀選之人在神的救贖計畫之中，藉著基督耶穌的救贖，罪得到赦免，在末後的日子經歷肉體和靈魂的聯合復活，最終進入新天新地，永遠與神同在。以下從三個層面闡釋基督教語境下「永生」的含義：

第一，永生是源於上帝自有永有的永屬性。上帝將永生安置在人的心中（參傳三11），使人本能地渴望超越死亡。但如今，罪使人在靈性上與神徹底隔絕，肉體上受到朽壞和死亡的刑罰。約翰福音中明確宣告：唯有藉著信靠道成肉身、死而復活的基督耶穌，才是通向永生的唯一路徑（參約三16）。永生是神恩典的賞賜，而不是人靠自身能力賺取的成果，「因為罪的工價乃是死；惟有神的恩賜，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裡，乃是永生」（羅六23），同樣闡明了這一點。



第二，肉身並非靈魂的桎梏，死亡只是肉身與靈魂的暫時性分離。受柏拉圖二元論影響的觀念常常會把靈魂和肉體剝離來看待，對此，保羅駁斥過此種觀念（參林前十五35～58），聖經中應許的永生乃是指「肉體」和「靈魂」完整的一體。基督的復活是信徒的樣本，耶穌復活後仍保留他自己肉身的樣式，強有力地證明復活不是撇棄舊的形體，而是必然的「靈魂—肉體」一同被神更新，轉為不能朽壞的樣式。

第三，賽博永生是獨立的個體意識無限延續，而基督教的永生是具有強烈的群體性和超越性。在末日基督再來的時候，得蒙救贖的人都將進入神預備的新天新地，沒有死亡、悲哀、哭號、疼痛，所有聖徒與三位一體的神持續相交團契（參啟二十一章）。這種永恒不是侷限於自我主體的存續，而是指向生命被完全修復，回到神最初創造的美好目的（參羅五9～11）。與之相對的，拒絕基督救贖的人最終將進入永遠與神隔絕的永刑中（啟十四11），這是聖經中與永生相對的另一種永恒結局。

兩種觀念的深層比較

1、計算主義 vs. 基督教人論

賽博永生基於計算主義，認為物質是信息的載體，只要大腦的數據得以保存並且在合適的載體運行，人就會得到無限的延續。而基督教語境下的「人」，不是可複製的數據，而是出於神的創造，神按照祂的形像和樣式造人，物質的身體和非物質的靈魂，二者缺一不可。

2、身體性質的根本差異

賽博永生認為，身體是可被更改或是拋棄的，就好比成為彼得．斯科特．摩根那樣「半人半機械」的樣式存在。基督教認為，人的身體在復活後依然有連續性，換句話說，我還是在我的身體裡；而且更重要的是，基督已經消除了罪，就不會再有死亡和痛苦了。

3、時間延續 vs. 恢復關係

賽博永生追求的是時間的無限延長，試圖繼續延續在世上的所有記憶、性情、人物關係和思想。如果真的實現，那麼就可能存在另一種困境，人在無限的延續中到底會不會感到無聊，以致所有關係在無盡的時間中耗盡。基督徒認為，所有人都會經歷死亡，這種死亡代表著新的開始，也意味著脫離現世的罪惡和絕望，進入到與神同在的關係中。

4、自我拯救 vs. 恩典臨到

賽博永生和基督救贖最核心的區別就在於，前者把人定義為自我超越者，通過技術把自己的命運牢牢抓在手中，但這必然帶來新的爭議：永生是否會變成特權？而後者則是把人放在被救贖的位置，永生是神賜予的恩典，不依賴人的能力或道德，不論是國王或是乞丐，

在神面前都是平等的。

信仰反思與當代意義

早在中世紀的時候，基督教思想家們就已經提出了一個激進的假設，科技可以幫助我們把人類恢復到亞當墮落前的完美狀態。[6] 如今，人工智能與人機交互技術的飛速迭代，已然讓賽博永生脫離純粹理論假說，成為可被預見、正在落地的現實技術趨勢。2026年4月末，埃隆．馬斯克正式公開特斯拉Optimus人形機器人手部結構專利與核心技術細節，全面推進量產籌備工作，並預判未來20年就能全面實現數字永生。



在科技不斷挑戰「生命邊界」的今天，基督教的觀念和思考甚至可能會被視為落後的，但是只要深挖人工智能的討論，就能夠清楚聽到宗教信仰的回響。

賽博永生的興起，不僅是一個模擬實驗，更是後現代文化對「死亡」的焦慮，以及對「生命永恒」的渴望，它用最直觀、可以被體驗到的方式，滿足人們對於「超越死亡」的想象。賽博永生隱含著一個強烈的信念：人可以通過自身的技術能力征服死亡，成為自己命運的主宰，這是巴別塔的現代版本——從下而上地建造通往永恒的道路。

從信仰的角度出發，賽博永生的最大問題不在於技術本身，而是它折射出來的思想：將人等同於數據，將身體貶低為容器，將死亡化為技術故障，將永生等同於意識的延續，並且最終用科技手段來否定神的救贖恩典。這種思想看似是出於理性、充滿希望，實則是想要掌控生命、成為「創造的神」。人類現在已經嘗到掌握AI機器人的爽感，當機器人普及的時候，人就彷彿坐在統治者的位置上，隨意指示它們去做事。

基督教並不是反對科學，反而承認人具有神所賦予的管理使命，無論是醫療、康復，還是AI、技術變革等等，都是可用以服務人、減輕痛苦的工具。科技可以服務人，卻不能成為救贖；可以延長壽命，卻不能給予永生；可以模擬人的思想，卻不能創造位格。

賽博永生提供了一種技術版本的回答，保存信息結構，遷移到新載體，讓意識在數字世界中持續運行。然而，當永生被解構為無限延續信息，恰恰可能在數字的複製中遺漏了人之為人的獨一性。而基督復活的應許所提供的是另一種回答，它宣告：永生是被那位創造、救贖、將來還要更新世界的神所認識的「我」，不是被複製的，而是被洗淨罪惡、被恩典醫治、在永恒中被揀選的。因此，永生的保障不在於數據儲存的穩定性，而在於神的信實和應許。

註：

1．https://github.com/alchaincyf/zhangxuefeng-skill.

2. 楊維格，〈世界第一個『半機械』死亡，『永生』人類還有多遠?〉，https://m.sohu.com/a/560146442_318740/?pvid=000115_3w_a.

3. 有界UnKnown，〈賽博果蠅活了，人類『數字永生』將成為現實?〉，https://mp.weixin.qq.com/s/J-MAchqdX58GfAU_LMWnvA.

4.易瑤琴，〈碳基生命的終曲：數字永生神話的解構與存在論回歸〉。哲學社會科學預印本平台，2025年10月。

5. Nick Bostrom, “Are You Living in a Computer Simulation?” https://simulation-argument.com/classic?ref=polymath.net.

6. Sigal Samuel, 〈矽谷的人工智能願景？那是重新包裝的宗教的回響〉，https://36kr.com/p/2441271130288133.

作者為神學生。

「聯合而效法的救贖模型」：十字架治癒人心的方式（2之2）

戴永富

摘要：基督的十字架救贖不僅有客觀的代贖功效，也有主觀更新人心的能力。本文是下篇，進一步提出「聯合而效法」的救贖模型，說明信徒藉聖靈與基督聯合，在悔改中參與基督的聖潔、謙卑與愛，從與神為敵轉為與神和好，恢復神形像，活出新創造的生命與使命。

Abstract: Christ's atoning work on the cross not only accomplishes objective, substitutionary redemption but also brings about the inward transformation of the human heart. In this second part, the author further develops a "unitive-transformative" model of atonement, explaining how believers, through the Holy Spirit, are united with Christ and, in repentance, come to share in and reflect his holiness, humility, and love. Through this union, they move from enmity with God to reconciliation with him, are restored to the image of God, and live out the life and mission of the new creation.

十字架的轉化作用：「聯合而效法」

十字架如同跨時代的入口：接受十字架就是脫離黑暗的現實，進入光明的國度；也如同穿過幔子進入至聖所，或是穿越基路伯天使火焰的劍，重返伊甸園——這一切，都意味著與神相遇，親密認識祂。通過十字架，我們發現了「認識神」這聖經中最關鍵的概念之一的新內涵：所謂認識神，就是人得以在基督裡與神聯合而效法他的過程。進言之，人對十字架的真正接受，取決於聖靈將基督與罪人聯合起來，使人能感受到基督的愛心與他對罪惡的態度，這樣人就開始更像神了。十字架所啟動的「聯合而效法」，實質上是信徒新生命的內涵，所以信徒的靈命成長也就是這「聯合而效法」過程的進展。總之，神在十字架上介紹自我的方式，是通過使人與他聯合而變得像他一樣。聯合而效法是「新現實」戰勝並贖回「舊現實」的方式，也是基督徒的人生哲學。

十字架所啟動的「聯合而效法」有如下一些含義：

其一，我們與聖潔的基督聯合，使我們也開始效法神的聖潔。懺悔蘊含著人對自己的罪和神的公義要求的覺悟（Moberly 2012, 26），所以除非有公義之靈的轉化工作，人是無法懺悔的。懺悔是罪人效法神的開端。儘管神與罪人之間有著極大的差距，罪人若要真誠悔罪，就必須與公義聯合，接受公義的要求與指責；在悔改中，人完全接受聖潔之神對罪人的評價，也效法被釘在十字架的基督，對神的審判說阿們（同上，117）。通過認罪悔改，神的聖潔進入了人的至深處，從裡面洗滌人的良心（Torrance 2009, 69）。因此，十字架所產生的悔改表示人已親近神或已經與神聯合了。此



外，十字架的救贖終結了墮落現實的空虛混沌，帶來了新現實的秩序；這秩序的開始，是罪人在意志上的重新定位，即悔改（Van Nieuwenhove 2005, 283）。如此，若人未能體會基督如何代人承擔罪責，並且愛人到底，就仍然活在舊的現實之中。悔改意味著人捨棄自己的中心地位，從而脫離肉體、撒旦和世界等舊現實的暴君的奴役。

其二，謙卑的基督與我們聯合，使我們也開始學習謙卑。神從天上降卑至各各他的行動，使人不得不謙卑下來。人之所以能虛己認罪，正是因為他遇見了那位虛己的神。但只有基督的犧牲才是名副其實的虛己或謙卑，因為神從他正當的至高位置上倒空自己或自甘卑微，而人的虛己本來是人從不正當的位置回到屬於自己的地位上。也就是說，對人而言，虛己是承認自己的受造性和罪性。神在十字架上的滔滔大愛充滿了人心田的每個角落後，被主的愛戰勝之人毫無辯解地承認自己的罪與不配。當罪人悔改時，他所經歷的是意志上的方向性轉變：過去是「內向」或追求自我，現在是「外向」或追求神。從「內向」轉到「外向」的過程也是虛己的過程：由於其自我被神的愛充滿而感動，人不再抓緊自己的權利不放，不自私自利，也不貪圖虛榮（腓二3）。總之，意志的根本性轉變會產生出主自己的心態，而這心態會結出聖潔生命的果子。這是為何真正的悔改會帶來言行上的轉變。在被謙卑之神感動而懺悔時，人也已經開始效法神，因無論是虛己之神或悔改的人都為了恢復關係而自甘卑微（Cuneo 2017, 195）。

其三，我們與愛我們的基督聯合，使我們也愛神。哪裡有真正的愛，哪裡就有聖靈。通過聖靈的跨時代工作，作為神話語體現的十字架流溢出愛來，將不同的存在聯合起來。正如人通過一首歌曲就能進入音樂家的內心世界而分享他的心態一樣，聖靈用十字架的傳講使罪人以基督的心為心。換言之，當人受聖靈的感動而領會十字架的意義時，他實際上已經開始感受主所感受的，思想神所思想的。聖靈以十字架轉化人，讓神的愛成為人可以直接感受到的事，而不只是頭腦上的知識而已。那麼，人

感受到基督對自己愛的時候，自己的心也產生了對基督的愛。主為了那敵對他卻也需要他的人甘願受死的愛，宛如洶湧洪水沖決了自我防衛機制的堤壩，使人變得更愛神，更愛他者，也更真實地愛自己。十字架這本是人與神隔絕的地方，居然成為神和人心心相印、心有靈犀一點通的媒介。因此，新約應許（耶三十一33～34）的實現是以十字架開始的。



顯然可見，罪人只能通過與愛他們的基督聯合方能愛基督。神與人的聯合並非本性上的混淆，但也不只是思想上的一致，乃是以相互虛己和彼此充滿為內涵的相愛關係。神的虛己體現於基督甘願進入墮落之人的狀態而親身感受神對罪人的審判。人的虛己是人願意倒空自己的驕傲而「進入」或體會耶穌受難的事件，從而體悟自己的大罪與主的大愛。神虛己進入人生，等同於耶穌所說的「我住在你們裡面」；而我們虛己進入基督的受難等於我們對主說：「我們在你裡面」。彼此的虛己帶來相互的充滿，而這是相愛或位格之間聯合的本質。十字架的虛己也意味著神與人的相互親近：神透過成為被釘於十字架之人而親近人，人通過悔改而靠近神（Torrance 2009, 68－69）。彼此虛己所體現的，是神和人在意志上的聯合或相愛。但我們也要注意，神的虛己先於人的虛己，神親近人促使人親近神，所以神的愛總比人的愛偉大，神通過耶穌的虛己總比人的謙卑徹底。

其四，主與罪人的聯合表現出創造者與受造物之間的友誼。友誼的核心特徵之一是彼此體貼或同甘共苦，因為朋友是知己或自己的另一個自己（亞里士多德）。耶穌受難時為仇視他的人的罪悲傷；面對人的罪，耶穌的愛以悲傷為表現（Moberly 2012, 29）。在此，「深」與「高」相應：耶穌所經歷的深刻痛苦反映出神至高無上的慈愛。我們可以與主聯合，因他先進入人生，與罪人「打成一片」，感受罪惡的可怕與人的痛苦。那麼，當人被聖靈感動，人也與耶穌「打成一片」，即從受難耶穌的心中感受神的審判與他為人受罰的大愛。通過聖靈的「彈奏」或感動工作，基督受難的故事好比音樂一樣，把人的心與耶穌這位「作曲家」之心連接在一起。人聆聽音樂時能直接感受到作曲家創作音樂時的心態，人透過耶穌的靈也得以體驗基督自我犧牲之愛。如此，罪人就變成了耶穌的知音了。總之，聖靈把耶穌和罪人聯合起來，從而使罪人通過變成耶穌的知音而享有救贖的果實。

如此，十字架所帶來的和解動人心弦地顯明了：罪人過去以神為仇，現在通過體悟十字架的大愛變成神的知音。耶穌叫我們愛仇敵，但除非我們明白他的死的動人意義，我們無法明白「愛仇敵」的全面內涵。非常奇妙的是：耶穌在十字架上眾叛親離、孤苦伶仃，但現在，聖靈藉著十字架，使那些與殺害耶穌的人有一樣心態的罪人，竟然變成基督的知己。世人通過殺敵來建立自己的國度，基督卻藉著為敵人死，來建立並擴展他在世上的國度。世界的道理是暴力出政權，屬天的邏輯是十字架出神的國。如此，十字架恢復了墮落前的狀況，也就是創造主與祂在世上的代表作（人類）的友誼。

小結：「聯合而效法」模型的重要性

十字架工作的客觀層面（如：基督客觀地替人還債）是其主觀層面（人的悔改）的基礎。唯有客觀層面方能產生主觀的改變；這是人自己無法做到的，因為人無法用自己的性命還清罪債，也無法改變自己的心。神的救贖工

作是，神先給我們提供與祂和好的客觀條件，之後神通過客觀條件在我們心中產生主觀條件。這表明，不是我們愛神，是神先愛我們；不是我們尋求神，是神先尋找我們。

然而，主觀條件相當重要。阿奎那說，「十字架激起我們的愛，而通過這個，我們就被赦免」（引自 Williams 2017, 15）。這句話不意味著人對耶穌之愛是人對自己的救贖所要作出的部分貢獻。人的愛在此是接受神的救贖之愛和赦免的工具，本身也是神的救贖工作的效果。當然，愛是離不開、也是出於信心的（邏輯上而言，相信基督的救贖是在愛以先）。沒有生發愛心的信心，人不會領受赦免，不是因為人不夠努力，而是因為人的不信和不愛表示人不要接受神的赦免。但人蒙受神的赦免，意味著人已經與主聯合了。



不僅如此，救贖的主觀層面反映出神以聖子為媒介的創造和救贖工作。人可以說是神的形像（聖子）之形像。由此，根據愛任紐與加爾文，創造後，人完成神所托付之使命的方式，是像聖子一樣，向天父虛己而讓父和子的靈更進一步充滿自己，如此，被神充滿的人便能造福世界。同樣的，十字架所體現的，是真正之人（基督）代表人類向天父虛己，而被復活的靈充滿。十字架於是像跨時代的磁鐵似的，吸引人通過聖靈進入基督的生命（與基督聯合），讓聖靈激起人的悔改與愛心（效法基督），使人在基督裡向天父虛己。人向父虛己是參與聖子的虛己，所以十字架所開始的，是人類重新成為神的形像（聖子）之形像的過程。人的虛心和悔改是聖靈充滿人的表現，也是讓人進一步被聖靈充滿的方式，而藉此，人也重新成為神的同工，變成神賜福與受造物的管道。因此，神的創造或救贖工作都使人通過與聖子聯合而在聖靈裡效法、彰顯神的樣式；不管創造或救贖（即新創造）都同樣說明，人的使命就是藉著聖靈的聯合活出父和子的關係，也代表神愛護受造物。如此可見，十字架的事件其實也是一種創世記，是神更新祂的創造的奇妙作為。神的靈運行於十字架的黑暗、混亂及如同深淵的地獄般折磨之上，從而與神的道創造出新的生命、新的人類。

參考書目：

Cuneo, Terrence. (2017). "St. Isaac's Dictum," in Goetz & Seachris, eds. *God and Meaning.* NY: Bloomsbury, pp. 185–207.

Moberly, J. (2012). *Atonement and Personality*. London: Forgotten Books.

Pinckaers, Servais. (1988).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M. Noble, trans. NY: Alba House.

Quinn, Philip. (2009). "Abelard on Atonement," in Michael Rea, ed. *Oxford Readings in Philosophical Theology,* vol. I.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48–64.

Torrance, Thomas. (2009). *Atonement: The Person and Work of Christ*. R. Walker, ed. Downers Grove: IVP Academic.

van Nieuwenhove, Rik. (2005). "'Bearing the Marks of Christ's Passion': Aquinas' Soteriology," in Van Nieuwenhove & Wawrykow, eds., pp. 277–302.

Van Nieuwenhove, R. & J. Wawrykow, eds. (2005). *The Theology of Thomas Aquinas.* South Bend: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Williams, Rowan. (2017). *The Sign and the Sacrifice*. Louisville: Westminster John Knox. Kindle.

作者為拜歐拉大學中華神學研究中心主任、創欣神學院兼職教授。

天堂、復活與盼望：
賴特和改革宗傳統在中國家庭教會講道中的批判性對話

約書亞

摘要：本文比較賴特與改革宗傳統的末世論，指出中國家庭教會的「天堂」盼望具有受苦處境中的牧養功能。文章提出三層末世論框架：中間狀態的安慰、身體復活的盼望，以及新創造導向的公共忠誠，使末世盼望成為今日教會敬拜、倫理與見證的動力。

Abstract: This article compares the eschatological perspectives of N. T. Wright and the Reformed tradition, arguing that the hope of heaven serves an important pastoral function in the suffering experienced by Chinese house churches. It proposes a threefold framework for Christian eschatology: the comfort of the intermediate state, the hope of bodily resurrection, and public faithfulness oriented toward the new creation. Together, these dimensions make eschatological hope a source of strength for the church's worship, ethics, and witness in the present.

基督徒的終末盼望是什麼？

基督教末世論並不是抽象的世界終局猜想，而是直接回答一個很重要的牧養問題：當死亡、苦難、罪惡仍在，基督徒到底應該盼望什麼？在很多華人教會的講道、敬拜、見證裡，「死後上天堂」一直被當作福音盼望的簡短說法。它說明死亡不是終點，也提醒基督徒：地上的權力、金錢、名譽不是最終的追求。但是，賴特指出，如果把天堂理解為靈魂永遠離開身體和世界，聖經裡關於身體復活、受造界得贖和新天新地的美好圖景就會被削弱。[1]

把這個問題說清楚，需要進一步理解這些概念背後的含義。先說「天堂」：「天堂」有時是指信徒死後和基督在一起的狀態，有時是指終極新創造的通俗說法。若不把兩種意思加以區分，就容易出現不必要的衝突。再說神學語言：神學語言必須放回到教會的實際情境裡去理解。在安穩、平順和規範的社會裡，「上天堂」有時真的會變成逃避責任的藉口。但在受逼迫、貧困或缺乏制度保障的處境中，「上天堂」也可能是一種面對絕望時的信仰宣告。因此，寫作本文的目的不是為了評判，而是為了通過認識賴特和經典改革宗的觀點，幫助中國家庭教會更完整、更健康地宣講基督徒的終末盼望。

賴特的觀點：從「離開世界」轉向身體復活

賴特的核心貢獻在於把哥林多前書十五章、羅馬書八章和啟示錄二十一至二十二章重新放到末世論的中心。保羅盼望的不是脫離此世短暫的身體，而是進入真實的死人復活。受造之物等候的不是被拋棄，而是脫離敗壞的轄制，得到神兒女自由的榮耀（羅八21）。啟示錄的聖城不是人類逃難到天上，卻是從天上降下來。這顯示神最終要把居所帶到一個更新了



的世界。賴特把救恩概括為生命勝過死亡，創造得到更新，而非靈魂逃離物質。[2]

賴特沒有說信徒死後不在基督裡。他說，保羅所說的「離世與基督同在」（腓一23）是真實的交往，「離世與基督同在」只是等候復活的臨時狀態。正如賴特所言，基督徒在葬禮上可以通過天堂的信息安慰家人，使逝者家屬確信聖徒在基督裡的真正安息；但同時，不可以讓人誤以為臨時狀態就是救恩的終點，因為復活說明神不只保留人的靈魂，還要拯救人的身體、關係和整個世界。[3]

賴特的另一大貢獻是把末世盼望的倫理意義說得很清楚。如果神要把整個創造界更新，那麼信徒今天在公義、憐憫、文化、教育、關懷受造界的勞苦就不是白費。保羅寫完長篇關於復活的論述後，用「務要堅固，不可搖動，常常竭力多做主工」（林前十五58）收尾。保羅這句話顯明，復活教義的意義不是讓人逃避今世的責任，而是幫助信徒在當下瑣碎的生活中發現永恒的價值。不過，賴特有時把「上天堂」的通俗說法和柏拉圖主義太快建立聯繫，容易忽略不同教會處境下牧養含義的差別。例如：賴特在《天堂，有什麼好期待？》（*Surprised by Hope*）一書中多次討論這個問題。他認為，殘留的柏拉圖主義使部分基督徒貶低當下世界和身體，並把救恩理解為離開世界、進入一個無身體的天堂；他則強調，「上天堂」即使可以用來描述信徒死後與基督同在，也只是兩階段過程中的第一階段，最終盼望仍是身體復活與新創造。[4] 我覺得，賴特的這點需要更加細緻的辨別與反思。[5]

改革宗傳統：中間狀態和終末更新

經典改革宗神學不把永遠沒有身體的靈魂當作終點。加爾文反駁「靈魂睡眠說」時說，信徒死後將立刻進入與基督有意識的團契。他還指出，信徒仍然在等候身體復活和最後審判。[6] 這一點在《基督教要義》裡寫得很清楚。[7]中間狀態雖然是真實的福祉和喜樂，卻不是救恩的最終完成。改革宗在這裡保持一種必要的張力：死亡不能使信徒和基督的愛隔絕，但死亡本身需要在最後的復活裡被徹底戰勝和吞滅。在此期間，我們看到一種「已然—未然」（already but not yet）的國度末世觀框架。

喬治·賴德對這個框架作了經典闡釋：神的國是我們現在可以真實進入的神的統治與人的福祉，但同時，這福音是將來才能完全顯現的末了的實際。[8]

巴文克說，恩典不是把自然抹掉，而是恢復自然，成全自然。[9] 這個原則告訴我們，救贖不是讓人離開天父所造的這美好但卻已敗壞的世界，而是醫治被罪破壞的人性，並更新這個受傷的世界。巴文克在《我們合理的信仰》一書系統地說明了這一原則和終末的更新。[10] 伯克富在系統神學裡把個人死後的中間狀態和基督再來後的最終狀態分得很清楚：個人死後的中間狀態包括信徒靈魂與基督同在，基督再來後的最終狀態包括身體復活、最後審判和新天新地。[11] 伯克富的區分顯示，賴特對復活和新創造的強調，與改革宗教義並沒有本質衝突，而是試圖糾正西方教會講道中相關主題的失衡。

二者的差異體現在表達的重點上。賴特以聖經敘事和第二聖殿時期猶太背景為主，反覆強調復活完成以色列和創造的故事。傳統改革宗更習慣按教義順序說明死亡、中間狀態、復活、審判和永恒。《海德堡要理問答》把靈魂死後歸向基督與身體復活連在一起；[12]《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13]和《1689年倫敦浸信會信仰告白》[14]則進一步把中間狀態、身體復活和最後審判置於連續的末世進程中。前者幫助恢復聖經故事的整體，後者幫助維護教義界限和牧養的確定性。



如果把兩者強調的重點進行結合，那麼教會一方面不能輕看對信徒死後的安慰，另一方面也不能只停留在「靈魂得救」，卻忽略了身體和世界。

中國家庭教會的天堂語言：到底是逃避還是忍耐？

中國家庭教會講天堂，必須從二十世紀以來的社會環境來看待。很多信徒真實地面對著政治壓力、聚會受限、經濟貧困、身體疾病和家庭矛盾。信徒在這些環境裡聽到「羨慕一個更美的家鄉」（來十一16）和「至暫至輕的苦楚，要為我們成就極重無比、永遠的榮耀」（林後四17）這樣的經文，會得到安慰，並幫助他們把眼前的苦難放在神的審判和應許之下，而不是被現實的苦難壓倒。

天堂本身不是不信的人所認為的「人民的鴉片」，[15] 天堂告訴信徒，今世的權力體系並不是最後的審判者。它幫助信徒在看不見今世的公義結果時，仍然堅持信仰，彼此相愛、扶持，並拒絕以惡報惡。王怡牧師在一篇關於逼迫的講章中說：「基督的復活是我們跟隨他、見證他、侍奉他的唯一真正的動力」。[16] 在王怡牧師的理解中，復活的盼望並不是為了讓信徒消極地等待來世，而是幫助他們直面今生的恐懼，在逼迫和敵對的環境中站穩，並見證基督得勝的榮耀。

直接用西方那種安定、富裕、宗教受法律保護的社會「逃避主義」來評價中國教會，是不公平的。在缺乏安全感的環境裡，超越性的希望本身有極強的公共意義。相信終極審判屬於神的人，可以不向地上的權勢屈膝、獻忠，持守不跪不拜的尊嚴。相信永恒生命的人，可以在面對真實損失時保持良心的清潔。這種天堂語言首先是一種忍耐神學，也是抗拒絕望的神學。

對家庭教會而言，有關天堂的講道若只是強調忍耐、離開世俗和未來的獎賞，就會產生

至少三種不好的後果。首先，聖俗二分，把身體、工作和社會關係看成不屬靈。第二，把所有的不公義都推到來世處理，卻削弱今天行公義、作見證的責任。第三，在安息禮拜和主日證道裡把復活說成靈魂仍存在，導致基督身體復活的重要性逐漸退居邊緣。賴特的提醒其實可以幫助我們回到聖經更整全的教導：真正的永恒盼望不是離開世界，而是在基督復活的光芒裡重新進入世界。

更完整的盼望：三個彼此關聯的層面

若要更整全地說明適合中國家庭教會的末世盼望，可以從三個彼此關聯的層面來理解。

第一是「中間狀態的安慰」。信徒死後仍然和基督同在，為臨終關懷、安慰和陪伴失去親人的家庭和正在遭遇逼迫的基督徒提供了堅實的保障。教會宣講「回天家」的信息天經地義，沒有問題，但應當說明，和主同在、等候復活的狀態不是聖經敍述的最後一頁。

第二是「身體復活的盼望」。耶穌的復活不僅告訴我們，人死後仍然懷有盼望；而且更進一步啟示我們，上帝更新萬物的工作已經開始了。信徒盼望得到更新、進入榮耀的身體，而不是永遠擺脫身體。這樣的講道肯定病人、殘障者、老年人，也肯定所有被社會僅僅按照身體價值衡量的人。神不丟棄他們的身體，反而要把必朽壞的身體變成不朽壞的身體。神的計劃也要求教會重視醫療關懷、身體倫理和具體生活的應用，不讓屬靈追求和肉身需要彼此對立。



第三是「新創造的公共忠誠」。新天新地不是後千禧年派[17]認為的人類靠政治或技術建造的理想社會的臨到，而是神在基督裡完成的事實。這份應許讓教會現在的行動有具體的方向：誠實工作、與人和好、關懷弱勢群體、愛仇敵……這些行動不是為了取代福音，而是預先讓人看到神將要完成的更新。教會的公共見證不需要爭奪權力。在受限制的環境裡，忠實照顧鄰舍、堅守真理、建立彼此相愛的生活，這本身就是新創造的標記。

這三個層面之間互相關聯，不可分割。如果只停留在中間狀態，那麼盼望就容易個人化，失去對身體的實際感受；若是只停留在新創造行動，那麼福音就容易被簡化為社會改良計劃；同時，若只討論末日復活，卻不顧及死亡所帶來的悲傷，就會失去常識性的牧養關切。關於這一主題的講道，站在講台上的講員需要同時關注這三個問題：離世者現在在哪裡？神末了要為我們成就什麼？這盼望今天要求信徒過怎樣與福音相稱的生活？

給中國教會講台的建議

首先，在安息禮拜講道裡，把「與主同在」和「等候復活」都講清楚。牧師先用基督的同在安慰哀傷的人，然後用復活和新天新地打開盼望，讓安慰不只停在靈魂的安息。其次，在主日講道裡，加入哥林多前書十五章、羅馬書八章和啟示錄二十一章的整體解釋，把復活和工作、家庭、苦難和社會責任連接起來。

再次，教會不能把「屬天」當成對地上生活冷漠的藉口。歌羅西書提醒我們「思念上面的事」（西三2），這不是讓我們否定地上的責任，而是讓復活的基督在我們的生命中掌權，重新安排信徒的生活。牧者在使用賴特的資源時，需要非常仔細地辨別：可以吸收他對復活、新創造和聖經敍事的強調，但必須保留改革宗關於稱義、終末審判、中間狀態和救恩確定性的清晰教導。

結語

賴特和改革宗傳統之間不存在「天堂或復活」只能選擇一個的說法。聖經裡的基督徒盼望包括死後與基督同在，也包括基督再來時身體復活、萬物更新。賴特幫助教會糾正拋棄身體、逃離世界的傾向。改革宗傳統給出區分中間狀態和最終狀態的教義框架，幫助信徒在面對死亡時持守堅定的盼望。

對中國家庭教會來說，天堂語言一直是苦難與逼迫處境裡的重要靈性幫助，不能隨便把它說成逃避。天堂語言需要在復活和新創造的亮光裡繼續擴展。成熟的末世論讓受苦的人知道自己會與主同在，也讓中國家庭教會知道神不會放棄身體和創造。成熟的末世論讓信徒盼望將來的榮耀，也提醒信徒今天要忠心、忍耐，「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神同行」（彌六8）。於是，末世論不再只回答「人死後去哪裡」，而是成為關於「教會今天該怎麼活」的福音宣告。

註：

1. N. T. Wright, *Surprised by Hope: Rethinking Heaven, the Resurrection, and the Mission of the Church* (New York: HarperOne, 2008), 104–120.

2. N. T. Wright, *The Resurrection of the Son of God*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2003), 731–738.

3. Wright, *Surprised by Hope*, 151–152.

4. Wright, *Surprised by Hope*, 18–29, 36–38, 87–90.

5. Wright, *Surprised by Hope*, 15–30, 104–120.

6. John Calvin, *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ed. John T. McNeill, trans. Ford Lewis Battles, 2 vols., The Library of Christian Classics, vols. 20–21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Press, 1960), 3.25.6.

7. 約翰·加爾文：《基督教要義》，錢曜誠等譯，孫毅、游冠輝修訂（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0年），第三卷第二十五章。

8. 喬治·賴德：《認識上帝的國》，林千俐譯（台北：校園書房出版社，1989年；POD版，2012年），參有關上帝國當前臨在與將來成全的論述，19、38。

9. Herman Bavinck, *Reformed Dogmatics*, vol. 4 (Grand Rapids: Baker Academic, 2008), 715–720.

10. 赫爾曼·巴文克：《我們合理的信仰》，趙中輝譯（海口：南方出版社，2011年），參「末後的事」相關論述。

11. Louis Berkhof, *Systematic Theology*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38), 720–735. 路易斯·伯克富：《伯克富系統神學》（美國麥種傳道會），參「中間狀態」、「身體復活」與「終末狀態」相關章節。

12.《海德堡要理問答》，第57–58問。

13.《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第32–33章。

14. *The Second London Baptist Confession of Faith* (London, 1689), 31.1–3; 32.1–3.

15. 卡爾·馬克思：《〈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載於《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頁。

16. 王怡，《逼迫（上）：使徒行傳4:1–22》，使徒行傳系列證道之七，2014年3月30日，王怡文庫，https://wangyilibrary.com/zh/post/persecution-part-one.

17. 後千禧年派（Postmillennialism）認為，基督已經掌權，神的國將藉著福音的廣傳和聖靈的工作在歷史中不斷擴展，使越來越多的人和社會領域受到福音影響，並在基督再來以前出現一段相對長久的屬靈復興、公義與和平時期。在這一時期結束之後，基督將榮耀再來，死人復活，最後的審判隨之發生。Loraine Boettner, *The Millennium* (Philadelphia: Presbyterian and Reformed Publishing Company, 1957), 14.

作者為恩福宣教拓展部主任，曾在中國家庭教會服事。



從可信到可美：

文化護教的本質與使命

王唯權

摘要：本文探討文化護教的本質與使命，指出當代護教不僅要證明信仰的「可信性」，也要呈現其「可羨性」（也作「可欲性」）。文化透過日常生活塑造人的欲望與想像，因此教會需主動參與文化，以言說、生命與群體實踐呈現福音的真、善、美，使人不僅相信福音為真，也開始渴望它是真的。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nature and mission of cultural apologetics, arguing that contemporary apologetics must do more than establish the credibility of Christian faith; it must also demonstrate its desirability. Because culture shapes human desires and imagination through everyday life, the church must engage culture proactively, presenting the truth, goodness, and beauty of the gospel through its words, way of life, and communal practices. The goal is for people not only to believe that the gospel is true but also to begin to long for it to be true.

前言

論及「護教學」（apologetics），人們首先想到的，往往是如何論證上帝的存在、如何回應苦難問題、如何為耶穌的復活提供歷史證據，以及如何面對無神論與其他世界觀的挑戰。這些工作在基督教護教傳統中具有不可取代的重要性。然而，在當代文化處境中，基督信仰所面對的挑戰並不僅止於知識與理性的層面。對許多人而言，真正的障礙不只在於他們不知道基督信仰是否為真，更在於他們不認為這個信仰值得相信、追求與嚮往。換言之，護教所需要跨越的藩籬，不僅關乎理性的認知，也涉及人的情感、欲望與想像。

因此，當代護教除了追問「我們如何說明基督信仰是真的」之外，還必須進一步追問：我們如何使人看見，基督信仰不僅是真實的，也是良善而美好的，因而值得人將整個生命交託其中？

「文化護教學」（cultural apologetics）的重要性，正是在此一問題意識之下顯現出來。它所關注的，不只是基督信仰能否在理性上被理解與辯護，也包括福音如何在人所處的文化世界中，被呈現為值得相信與嚮往的真理。為了進一步說明文化護教的本質與使命，本文將從兩個方面展開討論：第一，什麼是文化護教學？第二，我們為什麼需要文化護教？

什麼是「文化護教學」？

「文化護教」是一個仍在持續發展中的概念，其內涵與實踐範圍亦不斷受到重新界定。

在較為傳統的理解中，文化護教主要是指藉助文化產物與文化現象進行護教。護教者除了運用哲學、科學與歷史等學術資源外，也從音樂、藝術、運動、娛樂、社會關係乃至政治生活中尋找對話的切入點，藉此說明基督信仰如何理解並詮釋人類的經驗、渴望與處境。

華人文化對「面子」的重視，可以作為一個具體的例子。若從較具同理心的角度理解，華人對面子的重視未必單純出於虛榮，而可能

反映一種深植於群體倫理之中的身分與認同需求。《論語．顏淵》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十二11）。這句話反映出一種以關係和角色為核心的社會想像：每個人在既定的關係秩序中都有其身分，也被期待履行與其身分相稱的角色。當角色錯位、關係失序，或既有的身分與尊嚴受到侵犯時，「丟面子」的經驗便隨之產生。



面對這一文化現象，文化護教者可以指出：基督教信仰並未全盤否定華人文化中的榮辱意識，也不必然拆解家庭與社會中的角色關係與秩序；相反地，福音對榮辱文化及其所承載的身分認同，提供了一種新的理解與轉化。

基督教信仰宣告，我們有一位為拯救人類而甘願承受羞辱的基督。他「取了奴僕的形像」（腓二7），走上十字架承受羞辱；然而，上帝使他從死裡復活，使羞辱轉為榮耀。因此，福音並非簡單否定「君臣父子」所代表的角色倫理，而是重新定位人的終極身分與價值：人不再需要透過否認失敗、掩飾羞辱或維護面子來確立自身價值，也不再將社會角色、他人評價或自身表現視為身分最後的根基。

這正呈現出文化護教一種典型的運作方式：它進入一個文化既有的故事、象徵、渴望與張力之中，與之展開對話；肯定其中反映受造秩序（created order）的部分，揭露其中因罪而產生的扭曲，並進一步指出福音如何成全、修正並重新定位這些渴望。準此而言，文化護教的核心工作，就是在與文化的對話和互動之中，彰顯基督信仰的「可信性」（credibility）與「可羨性」（desirability）。

與傳統護教相較，兩者一個較為明顯的差異，在於所使用的素材與進入文化的方式。傳統護教較常援引哲學、科學與歷史等學術資源；文化護教則特別關注音樂、藝術、運動、娛樂、社會關係、政治，以及其他構成人類日常生活的文化實踐。

然而，近年來的文化護教論述，又進一步賦予這一概念更為廣闊的內涵。Paul M. Gould 在 *Cultural Apologetics* 一書中，將文化護教界定為：「在一個文化中建立基督徒的聲音、良心與想像力，使基督信仰被看見為真實且滿足人心。」[1]

這一定義為文化護教提供了一個重要的發展方向。文化護教者不再只是站在主流文化的資訊浪潮中採取被動防禦的姿態，也不只是等待文化提出問題，再逐一加以回應；相反地，基督徒需要主動進入文化的肌理之中，以其言說、生命與共同生活呈現基督教信仰的真、善、美。

從這個角度而言，基督徒的「聲音」，亦即我們所宣告的內容，應當值得人認真聆聽，並顯明其真實與可信；基督徒的「良心」，亦即我們的動機、品格與行動，應當彰顯良善與正直；而基督徒對文化、社會與共同生活的「想像」，則應呈現一種美好、豐盛且令人嚮往的生命圖景。

基於這樣的理解，Gould 認為文化護教可以在兩個彼此關聯的層次上運作。[2]

第一是「宏觀層次」（global）。在此層次上，文化護教關注一個文化中的人如何感知、思考與生活，並致力於參與塑造一個更具接納性、更令人振奮、更為美好，也更具吸引力的世界。這凸顯了文化護教的主動性：基督徒不只是回應文化，也積極參與文化的培育；不只是指出世界出了什麼問題，也藉著工作、藝術、家庭、教會、鄰里生活與公共參與，使人得以在具體生活中看見另一種可能的世界。

第二是「在地層次」（local）。在此層次上，文化護教著重辨識並消除具體的人在接受信仰時所面對的具體障礙，同時為基督教信仰提供積極的理由，使個人或群體逐漸能夠將基督教信仰視為真實而令人滿足，可信而值得嚮往。

這種進路並非與傳統護教相互排斥，而是將傳統護教置於一個更大的使命架構之中。文

化護教一方面面向具體的人及其信仰障礙，另一方面則參與公共文化的塑造，使基督教信仰的真、善、美既被宣講，也能透過基督徒的共同生活被經驗。

這樣的進路使護教不再只是抽象的思想活動，而成為具體、可感且具有公共性的基督徒見證。Charles Taylor 在 *A Secular Age* 中以「去肉身化」（excarnation）描述現代基督教的一項傾向：信仰逐漸脫離身體性的實踐與共同生活，而被收縮至思想與認知的層面。[3] 護教學同樣可能面對這一危機：我們擁有正確的知識與論述，卻未必讓人從具體生活中看見，這些真理究竟塑造了怎樣的人、怎樣的群體，以及怎樣的世界。



從這個意義而言，文化護教的一項重要使命，就是幫助未信者在尚未完全理解福音之前，便開始產生一種渴望：「但願福音是真的。」

而這份渴望，不只是由我們的言說所喚起，也應由我們的生命與行動所激發。

我們為什麼需要「文化護教」？

文化護教既涵蓋「宏觀」與「在地」兩個層次，以下將特別聚焦於「宏觀層次」，探討一個更為根本的問題：為什麼護教工作需要藉著主動參與並塑造文化來進行？其中最核心的理由在於：文化正以隱微而持久的方式形塑人心。

文化從來不是中立的背景，也不是一張空白的紙，任由人們在其上進行純粹理性的選擇。相反地，我們每天所身處的空間、所觀看的影像、所聆聽的音樂、所使用的科技、所參與的消費模式，以及所置身其中的社會制度，都在潛移默化中向我們傳遞某種關於世界與人生的理解：什麼是真實的？什麼是良善的？什麼是美好的？什麼樣的人生才值得追求？

James K. A. Smith 在 *Desiring the Kingdom* 一書中，曾以「購物中心」（mall）作為當代世俗宗教空間的重要比喻。[4] 購物中心宛如一座現代的大教堂。它的建築空間、動線設計、燈光氛圍、背景音樂、商品陳列、廣告話語與消費流程，共同構成一套可感、可參與的「禮儀」（liturgy）。人們一次又一次地進入這個空間，一次又一次地參與其中的實踐；而這套「禮儀」也在反覆的參與中塑造人的欲望，教導人應當愛什麼、渴望什麼、追求什麼，以及何種人生才稱得上幸福。

這種文化性的「門訓」，至少在四個彼此關聯的層面上塑造著我們。

第一，它重新界定了人的根本問題。在基督教信仰中，罪根本上關乎人與上帝關係的破裂，是人虧缺上帝的榮耀並偏離受造目的之狀態。然而，在消費文化的邏輯中，人的根本困境往往被重新描述為某種「匱乏」：我不夠美、不夠成功、不夠有品味，也沒有別人所擁有的東西；換言之，我還不是那個「應該成為的自己」。

第二，當人的根本問題被重新界定之後，文化也隨之提供一套替代性的「福音」。如果人的問題在於「不夠」，那麼「救贖」自然就是補足所缺：沒有的，要擁有；少的，要更多；舊的，要更新。消費於是逐漸承擔起某種救贖性的功能，商品也不再只是商品，而成為一項關於新生命的應許：只要擁有這個，你就能成為你想成為的人。

第三，這套文化也重新塑造人與群體之間的關係。當商品成為建構身分的重要媒介，人也容易開始以外貌、品牌、品味、財富與生活方式衡量自己與他人。我們一方面藉著消費建立自我形像，另一方面也將他人置於比較與評

價的框架之中。消費主義因此不只塑造我們如何看待物，也塑造我們如何看待人。

第四，這套文化也遮蔽了消費行為背後的道德與社會代價。消費文化傾向使人專注於商品帶來的便利、快樂與身分認同，卻較少追問其生產、消費與丟棄過程可能涉及的浪費、剝削與環境代價。它所塑造的，不只是我們購買什麼，也包括我們習慣看見什麼，以及忽略什麼。

因此，「購物中心」雖只是一個類比，卻揭示了一個更深層的事實：文化正在門訓我們。文化最具塑造力的時候，往往不是公開告訴我們「應當相信什麼」，而是透過反覆出現、需要身體參與並承載情感與想像的生活方式，逐漸塑造我們所愛慕、所嚮往與所追求的事物，使某些價值最終成為不言自明的「常識」。



文化護教因此要求我們追問：在所處的文化中，人究竟如何感知、思考與生活？文化正在教導人愛什麼、渴望什麼，又將何種生命想像塑造成理所當然？

若文化正以如此深刻的方式形塑人心，教會便需要思考能否實踐某種「逆向門訓」：藉著言說、生活、群體實踐與公共參與，培育另一種渴望、另一種想像，以及另一種生活方式，使人得以看見一個更具接納性、更令人振奮、更為美好，也更值得嚮往的世界。

因此，我們之所以需要文化護教，正因為文化正以隱微而持久的方式形塑人心，而福音所要更新的，正是人的心。

結語

當代護教不僅需要說明基督教信仰何以為真，也需要呈現它何以良善、美好，並值得人以生命委身。這並不削弱理性論證、歷史考察與世界觀辨析的重要性，而是將它們置於一個更完整的圖景之中：真理不僅需要被清楚闡明，也需要被具體活出；福音不僅需要說服人的理智，也需要喚醒人的渴望與想像。

對華人教會而言，這意味著我們需要更深入地進入自身的文化處境，聆聽其中的渴望、恐懼與傷痛，辨識其中反映受造秩序之處與因罪而生的扭曲，並在家庭、教會、職場、藝術、鄰里與公共生活之中，具體呈現福音所開啟的另一種生命可能。

當人從基督徒的生命與群體之中嗅到基督的馨香時，他們或許尚未完全理解福音，甚至仍有許多理性與信仰上的疑問，卻可能已經開始產生一個重要的念頭：「但願這是真的。」這正是文化護教所要開啟的空間。

護教的目的不是贏得辯論，而是引人歸向基督。因此，教會不只需要回答世界向我們提出的問題，也應藉著自己的生命與生活，使世界開始反過來詢問：究竟是什麼樣的福音，能夠產生這樣的人、這樣的群體？當基督信仰不僅被論證為真，也在基督徒的生命和生活中被呈現為善、被經驗為美，護教便不再只是對福音的辯護，而成為對福音真實性的具體見證。

註：

1. Paul M. Gould, *Cultural Apologetics: Renewing the Christian Voice, Conscience, and Imagination in a Disenchanted World* (Grand Rapids, MI: Zondervan, 2019), 21.

2. Gould, *Cultural Apologetics*, 22–23.

3. Charles Taylor, *A Secular Age*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771.

4. James K. A. Smith, *Desiring the Kingdom: Worship, Worldview, and Cultural Formation*, vol. 1, Cultural Liturgies (Grand Rapids, MI: Baker Academic, 2009).

作者畢業於Talbot神學院，現於北美南加州牧會。

我仍要仰望祢的聖殿：
金明日牧師談獄中經歷與中國教會的前路

編輯室

摘要：本文記述了錫安教會主任牧師金明日被捕入獄及獲釋的經歷，分享他在獄中經歷神的同在、帶領與奇妙恩典，也談及律師在維護信仰群體權益上的重要性。最後，他從中國家庭教會的發展歷程，展望進入3.0時代的教會走向公共領域的使命。

Abstract: This interview recounts the arrest, imprisonment, and release of Pastor Ezra Jin, senior pastor of Zion Church. He reflects on his experiences of God's presence, guidance, and extraordinary grace in detention, as well as the crucial role of lawyers in defending the rights of faith communities. Drawing on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China's house churches, he also considers the church's future, envisioning a "3.0 era" marked by a growing engagement with the public sphere.

2026年10月6日，本刊採訪了錫安教會主任牧師金明日牧師。他於2025年10月9日在中國被捕入獄，2026年7月3日無由從獄中被帶出，直接送抵美國。

問一：在看守所的幾個月裡，您感到最難的時刻是什麼？

我先從靈性的角度來回答這個問題。我是10月9日被逮捕的，10月12日凌晨兩點被帶到了看守所。那是個像倉庫一樣的地方，很黑暗；三十多個人擠在很狹窄的空間。他們讓我睡在洗手間旁，我別無選擇。這是我第一次被拘留，難免很不適應。

那天白天看守所的安排很緊湊。到了晚上躺下來準備睡覺時，我才想起來：今天是主日。信主三十多年來，我幾乎沒有不正式參加禮拜。當時我感到很沮喪，心裡特別軟弱，跟主說：「我牧養了祢的教會三十幾年，現在請祢來牧養我。」

到了第二天下午四、五點鐘，神突然把一段經文放進我的心裡，是約拿書二章4節：「我說：我從祢眼前雖被驅逐，我仍要仰望祢的聖殿。」這句話帶給我的感受非常強烈。我一方面因神的話喜樂，另一方面卻有一點不高興。因為我覺得，約拿被扔進海裡，是因為不順服；但我是很認真順服神的。大學畢業後，教會需要工人，我不顧親人的強烈攔阻，回應了教會的需要。2007年我從美國神學院畢業，教會需要我回去服侍，我順服了。2018年錫安教會被衝擊，我送妻兒到美國後，又順服神，回中國繼續事奉。

不過這段經文更讓我感動的是後半句：「我仍要仰望祢的聖殿」。這句話一直伴隨著我。在我還沒有聖經的時期，每個主日前後，神總將一些特別的話語放在我心中，這是我以前很少有的經歷。感謝主，經過一個多月的抗爭，我終於拿到了聖經。

我離開看守所的經歷非常特別，上帝奇妙地通過兩個大國的談判合作，把我突然從獄中提出，送到了美國。我完全不知情，原本他們叫我出監時，我以為他們會把我送到更秘密的地方，誰知竟從廣西北海的監獄直接送到了廣州的機場，飛往美國。

問二：您的整個經歷有點像約拿，突然從大魚腹中被吐到岸上。難怪神給您約拿書的經文！您在獄中有什麼特別的見證嗎？

神確實讓我經歷了特別的帶領。我講一個與同監室的人有關的見證。

看守所的警官再三囑咐我不能傳福音，而且對我進行二十四小時監視，所以我完全無法為主作見證。同監室的人一般稱我「教主」，他們大概武俠小說看多了，覺得牧師就像教主，各省還有分舵主。

有的獄友願意靠近我，有的比較冷淡。有一個對我比較友善的人，原來是做企業的。有一天他的脊椎出了問題，疼得起不來牀。監室的人夜裡都要輪流起來值班兩個小時，那天正好輪到他，但他疼得嗷嗷叫，完全不能起身。看守的警官過來看了，說：「你今晚不用值班了。」



警官走了幾分鐘後，他對我說：「教主啊，你為什麼不為我做個禱告？」他既這麼說了，我就走到他旁邊，伸手摸著他疼痛的部位，睜著眼睛向主說：「這個張兄弟現在疼得要命，都快疼死了。主啊，求祢憐憫他。」他突然說：「哇，我好了！」然後就跳起來了。他說，我按手在他身上禱告時，他聽到「咔嚓」一聲，背部突然完全不疼了，可以起來走路了。他非常高興。然而我沒有聽到什麼聲音，自己也沒有任何感覺。不過全監室的人都知道我為他禱告了。

我牧會三十年，還從沒有經歷過這樣的事。從那以後，監室的人一有事就來找我說：「教主，能不能請你幫我禱告？」

我另外還經歷了一些神很特別的恩典，讓我知道祂一直眷顧我，與我同在，帶給我很大的安慰和力量。聖經要我們「不要懼怕」，我真實體驗到了。

問三：獄中的生活對您有哪些難忘的挑戰？

進去以後，住宿極其簡陋，飲食極其清淡，生活各方面的挑戰都不小。但對我最大的挑戰是，他們不讓我與外界接觸。

其他囚犯都有與家人通信的基本權利，我也應該有。可我寫的信，家人收不到；家人寫的信，我也收不到，都被扣下了。我唯一能獲得可靠消息的渠道，是自己聘請的律師。我特別想強調律師的角色是何等重要。

我最初聘請凱門律師事務所的張凱律師。大概六個月後，相關部門就不讓他代理了。後來，他們又取消了他的個人律師證，要求他的律師事務所停止營業。第二位律師因為老闆不允許，也放棄了。第三位是廈門的律師，被要求停業，還被要求更改律師事務所的名字。第四位是貴陽的劉貴生律師。

5月25日，辦案單位正式將案件移交檢察院。在這之前，律師的主要作用是溝通；案件移交之後，他就可以查閱卷宗、預備開庭，因此這段時期律師的作用特別重要。按照常理，案件轉到檢察院後，律師應該儘快來見我。但我遲遲沒有見到劉律師，我就覺得可能出了什麼事。

後來，檢察院的人來與我談話。我提到律師應該來見我了，但為什麼還沒來。其中一位年輕檢察官（不知道他是故意的，還是不小心漏了嘴）說：「我剛才來的時候見到你的律師了。他在大廳裡鬧。」我問：「鬧什麼？」他說：「看守所不讓他見你，說手續有問題。」我一下子就明白了，他們是在故意攔阻。

那時我便擔心起來，以為他們有可能想要秘密處置我。於是我立刻簡單寫下了幾點交代後事：第一，我不會認罪。第二，我不會自殺。另外還有兩點，是些私事要安娜師母處理。寫完以後，我把它公開給同監室的三十幾個人看；因為我不知道這些話能不能傳出去，總得留些見證人。之後，我把紙折起來，保存好。接著，從六點開始，我便宣佈絕食抗議。

我在監中每週四晚都禁食，這是為了自己的屬靈操練。但這次不一樣，我公開宣佈「絕食」。這個動作一下子便引起了獄方的震動。第二天，檢察長帶人來，親自和我談。我告訴他們：除非見到律師，否則我會一直絕食，而且還要絕言：「我不會再跟你們說話。從現在開始，無論你們開庭還是做什麼，我都認為是非法的。因為我的基本權利沒有得到保障。」

在我明白自己無法見到律師時，內心確實有恐懼感。因為在中國，若獄中的人被切斷

了聯繫，他被關在哪裡無人知道，會怎樣被處理也無人知道。因此我立刻寫下幾條遺囑。我為什麼寫「我不會自殺」？因為從前有位張牧師，原本再過一個星期就應該釋放了，但師母去探視，卻被告知他自殺了。

感謝主，兩天以後相關部門的人讓我見了律師。劉律師並不知道我曾以絕食來抗議。他很震驚。他鄭重地對我說：「我絕對不會放棄為你辯護。我已經七十多歲，如果因為代理你的案子就不讓我執業，我也願意承擔。」

這件事發生在6月3、4日。而在神的恩待下，7月3日我就出來了。我想說的是，願意為我們這樣的群體辯護的律師如今非常稀少，他們是何等重要。我們真的應該特別尊重、支持他們。

問四：您對於中國家庭教會的現況與未來有什麼看法？

最近有人批評家庭教會的發展方向，認為從根本上就錯了。有些人說得更難聽，如「腦袋進水了」，「一地雞毛」。我覺得這些批評的人根本不明白神在中國的作為，也不知道神的靈怎樣帶領祂的教會。其實，神藉著二十年來城市教會的復興，興起了許多新的工人和事工，包括學者事工等。真正在其中服事的人，都認真尋求，順服，恆切禱告。

前幾天，我和幾位相識三十多年的老同工相聚，一起討論中國教會何去何從。這些人都經歷過當年缸瓦市青年聚會的復興、大批學生信主。後來他們從官方教會出來，成為北京城市家庭教會最早的成員。

起初，我們在家中聚會，後來人數一多，就不斷分出去。這種模式我稱之為1.0版，信仰只屬於私人領域。到了2.0版，是走進寫字樓，教會的建制逐漸建立，牧養活動更豐富，規模逐漸擴大，信仰就進入了半公共領域。到了2018年前後，政府開始拆毀這樣的大型教會，許多牧者相繼遭遇巨大困難，聚會回到家庭，看起來與二十年前相似。那麼，我們現在到底在經歷什麼？我個人很強烈的領受是：家庭教會是進入了3.0版，特色為：教會形成了更廣泛的聯繫，而且正在進入公共領域。

以錫安教會為例，我們透過線上聚會，服事全國各地的信徒。但目的不是建立更多「錫安教會」，只是分享我們的領受。舉個例子：中國西南部某個省份有一個大學教師群體，帶領的老師幾乎一直獨自服事，壓力很大。後來，他使用了我們的資源，參加錫安的線上敬拜和講道，結束後再自己團契、分享。這位老師一下子輕省了很多。透過這種方式建立的新教會，難以統計。

我們每天的「清晨甘露」禱告會，有一萬三千到一萬五千人參加（Zoom有一千人，另外還有幾個微信平台轉播，都有實際的數字統計）。我們就是這樣經歷了「網絡時代」或「無牆時代」的復興。

以色列人出埃及有兩個階段：從埃及到曠野，再從曠野進入應許之地。中國老一代信徒的經驗，可謂是曠野的經驗：經歷神的拯救、神蹟，以及雲柱火柱的帶領。但是，曠野經歷的薄弱之處是只在不斷重複。而跨越約旦河，進入應許之地，與前者既有相似之處，但也有不同。

第一，出埃及、過紅海，是上帝全權的工作；但過約旦河，祭司要走在前面，腳踏進河中，水才會分開。可見新一代的領袖必須有承擔召命的勇氣。

第二，進入應許之地的重點是建立新社會：對神話語的領受更全面，也更落實於生活，包括建制、倫理和節期。過去中國教會多以個人為中心，但我認為，上帝正在中國教會帶出第二代領袖，使他們能「得地為業」：全面理解聖經的話語，學習怎樣建立新的社會。

張千帆老師前年寫了一本書，叫《憲法佈道》，要義為：憲法所賦予的權利，只有當社會主動主張、爭取，並形成力量時，才能得到保障。若社會力量尚未形成，人們便無法真正享有憲法賦予的權利。

我認為，今天基督徒群體不能再藏身在私人領域，停留在苦難敘事中；這已不足以回應當下的需要。我們有責任在公共領域發聲，挺身呼籲：讓憲法賦予人民的權利真正落實。我們必須凝聚力量，為建立更新的社會而努力。

採訪結束，禱告聲響起。儘管以上金牧師表達的是他個人的想法，但向前看的使命感這時沈澱在屋內每個人的心中。

當「我們」不再理所當然：

從吉隆坡、古晉到馬尼拉的觀察

李晏戎

摘要：本文以吉隆坡、古晉、馬尼拉三場聚會為觀察，反思「華人教會」的身分與邊界。作者指出，共同語言不代表共同處境，華人教會需要聆聽不同地域、世代與群體的聲音；多中心不是失去中心，而是在差異中彼此相遇、建立連結，並走向更廣闊的基督身體。

Abstract: Drawing on three gatherings in Kuala Lumpur, Kuching, and Manila, this essay reflects on the identity and boundaries of what we call the "Chinese church." The author argues that a shared language does not necessarily mean a shared context and that Chinese churches need to listen to voices from different regions, generations, and communities. Having multiple centers does not mean losing a shared center; rather, it creates opportunities to encounter one another across differences, build connections, and move toward a broader understanding of the body of Christ.

今年夏天的東南亞很熱鬧：吉隆坡的漢語公共神學會議、古晉的世界華福大會，馬尼拉的 Arise Asia，以及其他不公開會議。三場聚會的規模、對象與關切很不同，但在幾個場域之間移動，我卻反覆回到同一個問題：當華人基督徒愈來愈意識到彼此處境的不同，我們還能如何理解「華人教會」和「華人基督教」？

誰的經驗在中心？

這個問題首先在吉隆坡浮現。第三屆漢語公共神學會議以「多元與公共神學」為題，聚集來自不同地區的學者、牧者與宣教工作者。

三天的討論橫跨公共神學的方法、教會實踐、跨文化宣教，以及不同地域的處境。會中，樓靜武、曾慶豹、李祖國、彭盛有等人的分享尤其使我思考：當我們談「華人基督教」與「漢語公共神學」時，究竟誰的經驗被預設為中心？有人從語言、離散與身分出發，有人回到台灣的歷史與政治記憶，也有人從馬來西亞的難民、無國籍人士、企業責任，或從公共空間中誰能被看見、誰能發聲來思考。中國、香港、台灣、馬來西亞、新加坡，以及散居各地的華人基督徒，即使共用相近的語言，也活在很不一樣的政治、歷史與社會現實中。共同語言，甚至相近的文化背景，並不等於共同處境。

在吉隆坡這個多元語言、族群與歷史的城市裡舉辦漢語公共神學會議，也讓人重新思考神學如何理解一個地方。除了正式的神學論述，一個地方自己的故事、文學、藝術與文化表達同樣重要。許多關於歷史記憶、身分、失落與創傷的問題，不是先以神學概念出現，而是早已存在於敍事、語言與地方經驗之中。會議裡，這一點也以不同形式出現：有人從地方禱文與城市記憶出發，有人把文學、敍事與宗教想像帶進神學，也有人直接從土地上的難民、移工與弱勢者開始。

我慢慢意識到，處境並不只是神學最後要「應用」的地方。它也會影響我們先看見什麼，提出什麼疑問，又用什麼語言來理解信仰。也因此，我開始從「聆聽」去理解「多中心」：讓不同處境有機會用自己的語言說明自

己，而不是急著把所有經驗放進同一套解釋框架。相較於我參與的第一屆，這次會議增加了教牧環節，也讓學術討論與教會現場之間多了一些往返。

誰能塑造這個「我們」？

幾天後到了古晉，原本偏向神學方法的思考，忽然落到具體的教會實踐。第十屆世界華福大會以「時代聆聽，與神共創」為題，圍繞國度福音、整全使命與華人教會展開。逾千位來自不同地區、宗派、世代與事奉領域的華人教牧領袖齊聚一堂。這樣的聚集本身就包含一項信念：即使我們所處的世界已經很不一樣，彼此之間仍有一段值得維繫的關係。

1、誰被算進了「我們」？

本屆大會有意識地容納更多聲音。35歲以下的參與者約佔一成五，這個數字在會中多次被提起；場外還有年輕人自行建立網絡，兩天內從幾個人連結到近兩百人，後來在大會協調下實體聚集。



回看早期的華福，會場裡其實不缺年輕人。第一屆舉行時，正值嬰兒潮世代進入成年期，發起人王永信本來也從學生工作起家。這些年輕人未必都在正式代表名單上，卻承擔了大會背後許多重要工作。第一屆每天出版的快訊，就是由一群年輕人負責。沒有人數過那些做快訊的年輕人，如今我們數得很仔細。問題不只是有沒有年輕人，而是誰被算進了這個「我們」，又有多少人真正參與塑造它。

同樣的張力還有別的版本。一個是中國教會。大會並非沒有來自中國的聲音。一些具有中國教會經驗的領袖主導了下午的工作坊與分組。然而，在最具公共與象徵意義的主場講台上，來自中國的聲音明顯缺席。而中國教會在壓力與限制中形成的信仰經驗，本來就是全球華人教會不能缺少的一部分。明面上，中國似乎都不在場；但越是看不見，它的存在感反而越強。另一個缺席的方向恰好相反。參與此次大會的「非華人」比例之低，也讓我驚訝。長期接觸跨文化工作，我遇過不少這樣的人：他們沒有華人的膚色與臉孔，卻將一生都奉獻給這個群體，有些人甚至比許多華人更了解華人。少了這些長年同行的夥伴，「華人教會」這個詞也顯得比以往更接近它字面上的邊界。如果「華人」成為聚集的理由，它又應該把我們帶向哪裡？

2、誰能進入那個房間？

華福大會的出入管理很嚴謹，即便報到時有點混亂，但工作人員的認真令人欽佩。每人必須憑自己的名牌入座，工作坊原則上只開放給事先報名的人；若無報名，需在場外等候，需由主場人同意並確認仍有座位，才能進門。

第三天下午，大會做了彈性調整，將原本的議程更改為各區交流時間。當時我很想參加其中一個區會，但因故不得其門而入。後來，我與另一位來自中國的參與者，一起在樓下的展區，愉快地聊著他如何在中國開始在家教育、接待跨文化工作者的奇妙經歷。那天下午，我很具體地感受到，一場大會裡，不同的房間有不同的邊界。這也讓我重新思考大型基督教聚集本身。

3、什麼值得遠道而來？

跟過去相比，要取得資訊，其實很簡單。要上千位華人基督徒領袖花錢、花時間飛到同一個地方，若單單只因「內容精彩」，是不太可能的。講台信息可以在線上重播，線下轉發，簡報可以下載，獨家內幕可以通過人脈取得，機構介紹也不需要等到所有人飛到同一地點才能取得。

可是離開古晉時，我卻再一次感受到這種聚會的價值：實際相聚所創造的關係，仍舊難以取代。當不同地區、世代與傳統的人真的來到同一個地方，最有意思的往往不是議程裡安

排好的相遇，而是那些計畫之外的碰面。一頓飯、一個微笑、一段走廊裡的交談、一次意外的介紹，都可能讓抽象變得具體，使原本互不相干的人開始知道彼此的名字、故事與處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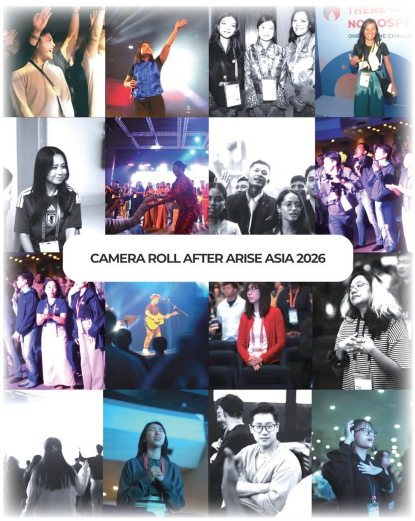
大型基督教聚集最難衡量的，也許恰恰是這些相遇後來帶來的變化。某些相遇成為合作，某些只是使人重新理解陌生的群體。更多時候，它們的影響根本無法立即衡量。但人的生命一旦真正交會，彼此關係便已和從前不同。

社群平台可以迅速放大差異，卻未必使我們更有能力承擔差異。實體聚集也不會自動帶來合一，成本、資源與會議設計仍值得檢討。但它至少提供了一種線上交流很難完全複製的可能：不是只知道對方說了什麼，而是開始知道對方是誰。

當資訊不再匱乏，大型基督教聚集最難取代的，未必是獨家的內容或厲害的講員，而是讓原本平行的人生有交集的機會。

當「華人」不再是主詞

若說古晉讓我追問誰能塑造「華人教會」這個「我們」，幾天後到了馬尼拉，我的位置又變了。Arise Asia 是一場以18至30歲亞洲青年為主的宣教聚會，四千多名參與者來自50多個國家。首屆於2023年在曼谷舉行。這裡的氣氛鬆動，年輕人在不同空間自由穿梭，工作坊、交流與臨時發起的行動也很有流動性。這種隨性有它混亂的一面，卻也讓我看見生命碰撞的火花。



到了馬尼拉，華人不再是主詞，只是眾多聲音之一。這個位置的轉換對我很重要：我們需要理解自己的歷史與處境，卻不必藉著始終站在中心、用「主角」的身分來證明它的重要。華人可以是重要的一部分，但不必永遠是故事的主詞。

Arise Asia 也讓我看見另一種世代關係。年輕人不只坐在台下聽人談「下一代的使命」，他們自己設計工作坊、發起計畫，也承擔嘗試可能帶來的混亂與失敗。這讓「接棒」或「交棒」這些比喻顯得不夠給力。世代之間不是一場接力賽，彷彿某一代跑完之後便可以離場。不同世代原本就在同一個故事裡。每一代都有可以給出的，也都有需要從別人領受的。去馬尼拉以前，我一直想著，既然已有 Urbana 這樣成熟的青宣大會，為什麼還需要一個特別以亞洲青年為主體的 Arise Asia？

幾天之後，我才發現同一個疑問其實也可以帶回華福：教會本質上是普世的，為什麼華人基督徒仍需要一個以「華人」為名的全球性聚集？沒有人在文化真空中領受福音。亞洲青年需要從亞洲的歷史與處境理解使命，華人教會也需要面對自己的語言、記憶與文化。這些特殊性有其必要，關鍵在於如何安放它們：既不稀釋到失去意義，也不讓它們成為劃定基督身體邊界的最後尺度。一個群體愈清楚自己的處境，不一定就會愈向內收縮。它也可能因此更自由地走向別人。

多中心，不是沒有中心

從吉隆坡、古晉到馬尼拉，我愈來愈懷疑：是否真有任何一個地域、世代或傳統，足以涵蓋「華人教會」這個「我們」？每一個中心都只能看見部分的世界。

幾場會議下來，我認識了一些來自不同地區、世代與事工網絡的人。他們關心的事其實很相近，卻不知道彼此的存在。在馬尼拉，我遇見一位來自新加坡的年輕領袖，正和朋友思考年輕一代如何開始承擔，又如何與上一代一起分辨。聽他說話時，我一直想到古晉。走了五十年的華福，也正在面對幾乎相同的追問。

這讓我重新理解橋樑的工作。它不是多認識一些人，而是慢慢辨認：誰可能需要彼此，誰正在尋找另一個人已經走過的路。有些連結可以推進，有些則需要等待。相遇不會消除分歧，但若連遇見的機會都沒有，我們很容易繼續活在各自的「我們」裡。

有時，我們只是需要那遇見的機會。

作者為本刊英文編輯。

祂必成全這工

李知微

摘要：本文記述了作者從信主、經歷罪疚與家庭破碎中的救贖，到蒙召事奉、接受神學裝備並投入宣教與聖經輔導的歷程。神在她的學習與服事中逐步堅定呼召，使她專注於希伯來語與舊約研究，並以教導神的話語、服事教會為一生的方向。

Abstract: The author recounts her journey from coming to faith and experiencing redemption amid guilt and family brokenness to answering God's call to ministry, pursuing theological training, and serving in missions and biblical counseling. Through her studies and ministry, God gradually confirms her calling, leading her to focus on Hebrew and Old Testament studies and to devote her life to teaching God's Word and serving the church.

在人生最初的年歲裡，我對基督一無所知，也未曾體會他在我生命中慈愛的主權。如今我越侍奉越發現，若神能拯救像我這樣卑微軟弱的人，祂必能拯救我的家人、朋友，以及所有我曾分享福音與見證的人——即使人不能覺察，祂的膀臂也絕不縮短（參賽五十九1）。

得救經歷

我出生在中國北方的一個小城鎮，家裡並沒有基督信仰基礎。19歲那年信主時，我剛上大學，外表看來我似乎充滿目標感與上進心，實則內心卻被無名的愧疚與哀傷壓抑。我因與祖母關係中未解的愧疚，心靈備受煎熬。她猝然離世，使我再無機會親口向她道歉悔改。死亡，成了橫亙在我們之間的深谷，也是我罪的無聲見證。



祖母以她所有的方式愛我，她的堅韌與智慧至今仍溫暖著我。祖母很有才幹，擅做手工，更是做得一手好菜。但她作為長女，弟兄姐妹都讀書上進，小有成就，她卻在家操持家務，早早嫁人。她一生的遺憾是沒有讀書，我為她沒有聽過福音深感遺憾。因為我們全家都沒有聽過福音，所以根本無力面對患難。在計劃生育政策的緊逼之下，我妹妹因為寄養在親戚家意外落水去世，我母親悲痛欲絕，和祖母的關係也產生了裂痕。幾年後，雖然終於迎來了我弟弟的出生，滿足了長輩對於後繼有人的盼望，但是祖母和母親之間再也無法像親人一樣。我的感受是分裂的。我不明白什麼才是愛，什麼才是對的。家庭的破碎是全面的，因為生活中沒有恩典，我們都生活在一個巨大的困境當中。

這些都是我信主之後才明白的。然而在我信主之前的那些時光裡，我是迷茫的，在祖母剛去世的

那段暗淡的時光中，我找不到饒恕和救贖。我曾因祖母的偏愛而傷心難過；也曾因她開玩笑地問我，若父母離婚我會歸誰，而憤怒地反駁她，最後摔門而去。她去世後，所有人都不再提及關於她的事情，我們習慣把思念和哀傷埋在心裡。

大學同學邀請我去學校附近的「漁人堂教會」，當我第一次聽見福音時，我的心靈彷彿破曉時分被晨光刺透——基督代替我走進墳墓，勝過死亡與罪惡；他以無條件的愛赦免了我的過犯，使我從死亡進入生命。正如聖經所言：「惟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神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了」（羅五8）。那一日，我得到了自由——從自我控訴與絕望中解放出來，得以與神和好，得著新的生命。對祖母的愧疚與悔恨，雖在記憶中仍偶有刺痛，但我深知，基督已為我擔當了這一切；並且更加看清楚，神透過我的祖母對我的愛和保護。只是，我很難過，祖母可能真的一生都沒有聽過福音、得到盼望，就這樣走了。

我也開始看到，個人學業的追求如果與基督無分，那麼就沒有任何意義。我興奮地打電話把自己歸信基督的好消息告訴了母親，她雖不明白卻是認可的，神也在多年後開始在她心裡動工，只是神的計畫和時間我們還不完全知道。祂的憐憫和祂回應禱告的應許也成了我順服與受苦的動力。



蒙召過程

回顧我的得救經歷：唯有耶穌一人能夠從空的墳墓走出來，因為罪和死亡不能勝過他。那一刻，我明白了：耶穌成就了無人能做的事，也無需再有人重複他的犧牲。他以最完美的愛愛我，無需補足。他陪伴我走過死蔭的幽谷，無人能取代他的同在。基督在我還不愛他的時候，便以完全的愛愛了我。那一天讀拉撒路的故事，是我第一次明白死而復活，罪得赦免；也明白了拉撒路雖然復活，但還是會生病，還是會再次死去，只是那永恒的生命已經應許給他，他將永遠剛強，永遠敬拜。即便今日，當聖靈提醒我過去對祖母說過傷她心的話時，我仍會感到難過。但感謝神，基督已經為那沈重的罪付上了代價，賜給我新生命和新心靈。他的靈今日仍在我裡面運行，且必成就他開始的善工——這是我心中莫大的安慰，也成為了後來我成為宣教士的星星之火。

此後十年，神引領我經歷了屬靈成長與神學造就。20歲出頭時，我在不斷學習中認識祂的主權與恩典；20歲後期，我開始全職事奉，接受裝備，開始萬事單單倚靠神的日子，仰望祂的供應，傳福音，參與教會各項事工，教導兒童主日學，輔導姐妹，突破語言壁壘，認真學習聖經原文，讀神學、受裝備。我也蒙受了教會肢體的關懷與牧養，師長們的知遇之恩，同門們的雪中送炭。他們以禱告扶持我，以耐心與尊重回答我的疑惑，以喜樂的心見證我的成長，以神的眼光看待我作為姊妹的寶貴。他們也同樣讓我真實體會到，屬靈的家並不在乎地域，而在乎同有一位救主，同為一體的生命聯結（弗四4～6）。更重要的是，在那些歷經家庭變故、身心煎熬、事奉受阻，以及撒但不斷以過去的罪疚感襲擾我的艱難日子裡，主始終與我同在。每當我幾近軟弱無力時，便想起詩篇二十三篇的安慰：「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為祢與我同在」（詩二十三4）。當被苦難催逼而無法與人分享時，我記得主的應許，邀請我走過死蔭幽谷到對岸去，即使那是艱難的，這是主的邀請。他也保守我，一次次，直到我再見他的日子。

事奉經歷

在赴美讀神學院之前，我就讀於中山大學外國語學院碩士班，研究外國語言學和應用語

言學，我也曾在一所大學城擔任短期宣教士。儘管那時資源拮據、挑戰重重，我們一群年輕的學生，都是家裡第一個信主的人，卻以火熱的心彼此相愛、彼此扶持，在簡陋中品嚐到屬天的喜樂與甘甜。福音對我們而言，並非高遠抽象的理念，而是每日生活中最真實的盼望與力量。神在那段時期深深教導我：事奉的根基不在於自己的能力，而在於祂話語的應許與聖靈的運行。我雖然對神學知識了解有限，但神藉著祂的話語塑造我、引導我，使我越來越愛慕基督、倚靠基督。那時，教會的弟兄姐妹們無比支持和鼓勵我。令人驚訝的是，許多人心裡深深感動，認定我是被神呼召要做傳道工人的，儘管他們在我眼中更成熟。在宣教的那段日子裡，我們與同工們彼此相愛、彼此赦免，在極其簡單的條件下，甘心分享福音，喜樂深沈，即便資源極為匱乏（連聚會租用的場地都難以維持），我們仍堅定地相愛、相助。短短幾年的時間裡，我們見證了十八位大學生接受福音，悔改信主。



之後在西敏神學院讀道學碩士和神學碩士的七年內，我對神的認識不只停留在自身見證的層面，更是神自己的榮耀見證。無論如何，得著基督是人生最首要的事情。他的生命本與我息息相關，他作為宇宙之主，更是在十字架上將自己與世界同釘在十字架上，成全了對世界的救贖和對神的兒女的保守。我在讀書期間似乎有問不完的問題，深深地被基督的奧秘吸引，被舊約故事中一切關於基督的細節和預表吸引，更感受到聖經句句都在對我說話，句句都能展示福音的力量。我開始對於希伯來語著迷。專業的原因，我學習過八到九門外語，但是唯一讓我哭著讀的是希伯來語主的名字（參賽六3）。我的生命再也不能離開聖經了，深入思想舊約的奧秘成了我的喜樂。

一次我受同門之邀，參與教導為期一週的兒童退修會，從希伯來語開始預備了一共七堂課，聚焦詩篇第一篇。課程結束後，孩子們都去睡了。我的喉嚨也快說不出話，內心卻是非常滿足與平靜。深夜我坐在湖邊，對主說，如果我可以一生教導祢的話語，卻一無所有，我會是一無所缺的。沒想到幾經曲折，神滿足了這個願望，把我重新帶回了希伯來語原文研究的道路上。這也是我堅持繼續求學的原因之一，我相信這是主對我的呼召。如果我可以使用神給我的恩賜，來做於神的國度大大有益處的事情，那麼就是對神忠心的。前路雖然艱難險阻，祂的信實必托住我，帶領我向前，也必繼續大大使用我所學的成果。而我要做的是，在這個過程中，讓我的禱告和努力尊榮神的計畫和主權。

蒙神恩典，三年前在廣州服事期間，神允許我開始一項很小的聖經輔導事工，命名為知微聖經輔導工作室，接納輔導求助，並且以華人視角發表輔導主題期刊。對我來說，聖經教導永遠都在輔導應用的前端，從神的話語中得著智慧和力量，進行輔導關懷工作。這一條路，我們還會走得更遠更深。我計劃保留輔導事工的服事，讀博士期間將主要精力放在希伯來語研究上，並且期待博士論文能深入探討舊約智慧書與救贖歷史之間的密切關係。願主的心意成就；祂的計畫是絕對的，必定成就。

在得救之時，神賜給我祂兒子的生命，照亮了我的黑暗；在事奉之中，神讓我經歷與祂兒子相交的團契，使我不再活在羞恥之中；在求學之際，神教導我專心仰望祂兒子，不以任何學術成就、事工果效，或世人眼中的成功取代祂在我心中的至高地位。

正如腓立比書一章6節所言：「我深信那在你們心裡動了善工的，必成全這工，直到耶穌基督的日子。」

願榮耀歸與祂，直到永永遠遠。阿們！

作者為恩福神學生，於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攻讀舊約博士學位。

在時代潮流中持守信仰

李宗武

《恩福》雜誌確實具有很高的可讀性、可知性。

多年來，每期收藏保存，回大陸的時候則帶回去分送給親友們閱讀。對一個常人平信徒讀者而言，《恩福》是一份頗有廣度和深度的刊物，拓寬了我的世界觀和視野，啟發思考，幫助我關注平時沒有留意的議題，並能更多去認知來自時代潮流的衝擊。當一個人明瞭文化潮流與信仰的關係時，才能堅固自己信仰的根基，知道什麼是當持守的，什麼是具有相對性的。

《恩福》綜合宣教性、護教性、造就性、佈道性、歷史性以及生活見證，不僅可讀、可知，也是可行。



《恩福》既有時代話題的最新趨向，也有關於歷史文化議題的對話，幫助我認識基督教與儒、道思想之間的異同，解除我對後現代文化潮流衝擊的困惑，並對AI科技、LGBTQ等當代議題提供信仰角度的回應。

《恩福》帶有時代的使命和時代的託付，回應時代的需求；對福音朋友是交流、啟發，對信徒是激勵、幫助、解惑。

求主繼續賜福給恩福，使用恩福，使中國文化早日福音真理化，使福音真理早日中國化。

願人都尊主的名為聖。

作者為西米谷基督教會會友。

索閱單

（請複印後填寫，寄回本刊）

稱謂

Mr._____ Mrs._____ Ms._____ Rev._____

收件者（中文）_____

(Name)_____

(Address)_____

(City)_____**(State)**____**(Zip)**_____

(Tel.)_____

(e-mail)_____

以下項目歡迎索閱，並自由奉獻。請酌增郵費。

雜誌／期刊

____ 恩福雜誌從第____期開始（一年四期成本約24美元）

____《基督教與中國》（每輯建議奉獻8元）

第四輯 ____本　第五輯 ____本

書籍(以下為建議奉獻)

____《文化宣教：跨學科現象及理論研究》____本（30元）

____《恩福靈筵—哥林多前書》____本（ 9元）

____《跨越傳統尋真理》____本（15元）

____《當心靈飛向寶座—主禱文闡析》____本（12元）

____《文化宣教面面觀》____本（20元）

____《聖經遇見小故事》____本（10元）

____《穿越科學的迷霧》____本（15元）

____《中國基督教研究》____本（10元）

____《直面撕裂—中國基督徒的信仰挑戰》____本（15元）

____《城市教會的興起、管理與牧養》____本（15元）

____《萬有之上—基督教與科學的奇緣》____本（15元）

支票奉獻抬頭：BCMF
請寄至：P. O. Box 18410, Irvine, CA 92623-8410
網上奉獻：http://theblessingsfoundation.org/
Zelle奉獻：The Blessings Foundation, Inc.
enfu1994@gmail.com

（接封底）

在聆聽與默想中，大家一起思考「失去」，在失落的地方，如何聽見恩典的聲音？

退修會這三天，洪師母分享了丈夫生命最後十二天的故事。那是一段令人心碎，卻也充滿恩典的旅程。

最後十二天，留下祝福

今年3月初，洪牧師突然出現腸胃不適，送醫後卻被診斷為胰臟癌末期。從住院檢查，到離開世界，前後只有十二天。他似乎知道自己的日子不多了，曾對師母說：「主要接我回家了。」

孩子、孫兒們陸續趕回來。在生命最後的日子，他一一向家人交代、祝福，把心裡的愛說出來。那些最後的話也許不長，卻成為家人一生都不會忘記的祝福。

在這些祝福外，還有一份更深、更安靜的情感，是屬於夫妻二人的。生命最後的十二天，他不住牽著她的手說：「陪我多說一會兒話吧！」師母笑著回答：「那你以前都不陪我？」一句玩笑，令人心酸。共同生活多年，一起服事，一起走過生命的高低起伏。許多日常的小事，當時只道是尋常；到最後才發現，那些平凡的時刻，原來就是一生最深的愛。

最後一夜，只剩陪伴

離世前一天，牧師說，想看看童年與父母的照片。師母拿來相片，他靜靜凝望，臉上浮現孩童般的笑容。他知道要回家了。

最後一晚，女兒、女婿和孫兒們，向他親吻並道晚安，師母仍留在他的身邊。她握著他的手，就像過去這麼多年一樣。夜深了，不知不覺睡著。突然間，卻發現手中的那隻手已經漸漸冰冷。她叫醒孩子們，輕聲說：「爸爸被主接回家了。」

那一刻，在平靜的告別中，只有一雙牽了多年的手，在最後一刻仍然沒有放開。

失去，使裂縫顯露

丈夫離開後，生活突然多了一個空位。師母原本喜歡吃的東西，放在嘴裡也失去了滋味。她把丈夫的照片放在客廳裡，熟悉的身影仍在，屋子裡卻少了一個人。有一天，她看見陽光照進屋裡，牆上出現一點一點的亮光，像夜空中的星星。原來，是晨光穿過椅墊的鏤空花紋，在牆上留下了光。那一刻，她彷彿明白：失去，使生命的裂縫顯露；而光，正透過裂縫照進來。

牧師生前喜歡植物。生病前，家裡有些原本茂盛的植物竟慢慢枯萎。牧師離開後，師母繼續照顧剩下的植物。令人驚訝的是，有些原以為已經死去的樹，竟重新冒出嫩芽；老樹長出新葉，枯木甚至開出了花。

生命，有時就是這樣。看似已經結束的地方，神卻讓新的生命悄悄冒出來。有光的地方，就有生命；而這光，是神的憐憫。

結語

失去，會在生命中留下空缺和裂縫。有人在巨大的失去後被擊碎；也有人在裂縫中看見光，慢慢變得更深邃，更柔軟，也更懂得愛。願我們在經歷失去後，不再只是受害者，也不再只是倖存者，而更能成為「為他人承擔、為他人發聲」的人。



恩福

The Blessings Foundation, Inc.
Blessings Cultural Mission Fellowship
P. O. Box 18410
Irvine, CA 92623-8410
U.S.A.
地址變更，請即通知本刊，謝謝！

NON-PROFIT ORG.
U.S. POSTAGE
PAID
SANTA ANA
CA
PERMIT NO.450

生命裂縫透出光

程媽兒

摘要：死亡與失去是生命必經的課題。本文從一位師母分享丈夫生命最後十二天的故事出發，在死亡、告別與失去中，重新思考生命，也在生命的裂縫裡，看見恩典透出的光。

Abstract: Death and loss are inevitable parts of life. Beginning with a pastor's widow recounting the final twelve days of her husband's life, this article reflects on the meaning of life in the face of death, farewell, and grief. Amid the emptiness left by loss, it finds glimpses of grace shining through the cracks of life.

「……人死的日子勝過人生的日子。往遭喪的家去，強如往宴樂的家去；因為死是眾人的結局，活人也必將這事放在心上。」（傳七1～2）

這是一句抓心又揪心的經文。它看盡人生終局，讓人忍不住被它吸引，卻又本能地不敢直視它。我們喜歡談成長、夢想、未來，卻較少談論生命的結束。深知死亡終會臨到，卻總覺遙遠。直到某一天，忽然失去熟悉的人，才發現：死是眾人的結局！然而，死亡不是虛無，而是把人帶到神面前。

在風中聽見安慰

今夏，我參加了創世紀文字培訓書苑2026年退修會，主題是「聆聽風中安慰的微聲」。

（接封底裡）